

臺大社會科學院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院訊

October 2007

5



專題報導

相遇，在台大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的過去與現在

系所活動

台灣資深記者生命史

—走過戒嚴之路

新聞所「報人史」專題

特別報導

Global Cinderellas 屢屢獲獎

—專訪社會系藍佩嘉教授

臺大社會科學院 院訊

2007年10月出版

◎發行人／

趙永茂

◎總編輯／

賴曉黎

◎編輯委員／

黃旻華、袁國芝、熊秉荃、周桂田、谷玲玲

◎文字編輯／

馮忠恬、吳佳盈、蕭民岳

◎特約記者／

馮忠恬、吳佳盈、蕭民岳

◎行政助理／

鄧雅璠、吳孟珊、劉怡伶、張雯婷、王怡文、林錦屏

◎美術編輯／

張宏春

◎排版印刷／

可能設計有限公司



目次

C O N T E N T

◎院長的話	2	
	2	硬體更新、軟體整合 趙永茂院長：扮演未來華人社會重要的詮釋角色
◎專題報導	4	
	4	相遇，在台大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的過去與現在
	9	一個社院 兩種文化——談社科院的分區與整合 —林端老師專訪
	13	生命二十載，見證社科院 —會計組長：效率簡便的開創者 —生輔股長：耐心周到的照護者 —課活股長：熱情親切的鼓舞者
◎新進退休 教師專訪	16	
	16	國發所洪鑣德老師
	18	國發所陳新民老師
	20	國發所施世駿老師
	21	政治系林子倫老師
	23	經濟系王泓仁老師
	25	經濟系王道一老師
◎系所活動	27	
	27	國發所 國際交流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李鵬副教授來台任客座訪問
	29	國發所「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系列演講
	30	台灣資深記者生命史—走過戒嚴之路 新聞所「報人史」專題
	35	經濟系 學術演講與營隊集錦
	37	政治系 第四屆「系大郊遊」活動師生熱情參與
	39	社工系 教授團隊 榮獲傑出社會服務獎
	40	社會系 組隊參與 415 護樂生大遊行
◎特別報導	42	
	42	Global Cinderellas 屢屢獲獎 —專訪社會系藍佩嘉教授
	45	葉啓政教授退休感恩歡送會
◎在職專班	48	
	48	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介紹



硬體更新・軟體整合

趙永茂院長：

扮演未來華人社會重要的詮釋角色

■ 記錄 馮忠恬



目前社會科學院的遷院計畫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之中，預計四年完成，但面對著擁有歷史建物與三級古蹟的社科院徐州院區，院區內的校園綠化、美化工程卻從未停歇，今年還首度進行教室的 E 化工程，給予師生更好的上課環境。我們也希望未來新院區能成為台大著名綠地、成為卓越的知識學習與創新園區，且不限於社會科學院，而是全面開放給全校師生與校外人士使用；並做為社會科學、法學的完整教育、溝通、交流園地。而為了使遷院後社科院的歷史不間斷，我們同時計畫在社科院新大樓內建立院史室，目前已完成院史的出版，並正在進行其他相關文物的收集，希望將成果數位化，更完整的記錄、保存社科院的歷史記憶。

面對著國際學術界的強烈競爭，台大社科院實應扮演著整個華人乃至國際社會裡重要的詮釋角色。除了硬體更新之外，更重要便是軟體的充分整合，明年將增設的校級「中國大陸研究中心」與「調查中心」便是企圖整合社會科學及其他校內外優秀的老師；並且我們也希望和中國大陸以及國內最強的研究群（中研院、政大等）合作，進行中國研究的整合與理論開發，期望能在五至十年內，發展成為全亞

洲甚至世界性的重點中國研究中心；另外，我們也希望未來能發展出社科院的重點研究議題，進行國際與區域的研究整合，發展若干國際級的研究社群與重要資料庫；並同時鼓勵院內老師多發表論文與出版專書，期許年輕老師藉由論文發表累積學術實力，資深老師藉助專書撰寫提供更多系統性與創新性的論述。希望透過各種院內、校際、國際間的彼此合作，展現人文、社會領域的企圖心，提升台大人文、社會的發展與詮釋角色，追求國際、亞洲社會的卓越地位。

除此之外，我們也重視教學，希望能培養台灣社會有價值、胸襟、歷史、國際觀的人才，因此，在伊東豐雄所設計的社科院新大樓裡，規劃有許多現代化的教學、研究、聯誼空間。希望在遷回總區後，同學也能有更多機會和其他學院師生多學習與互相交流，從而提升自我能力，並對社會有更多的關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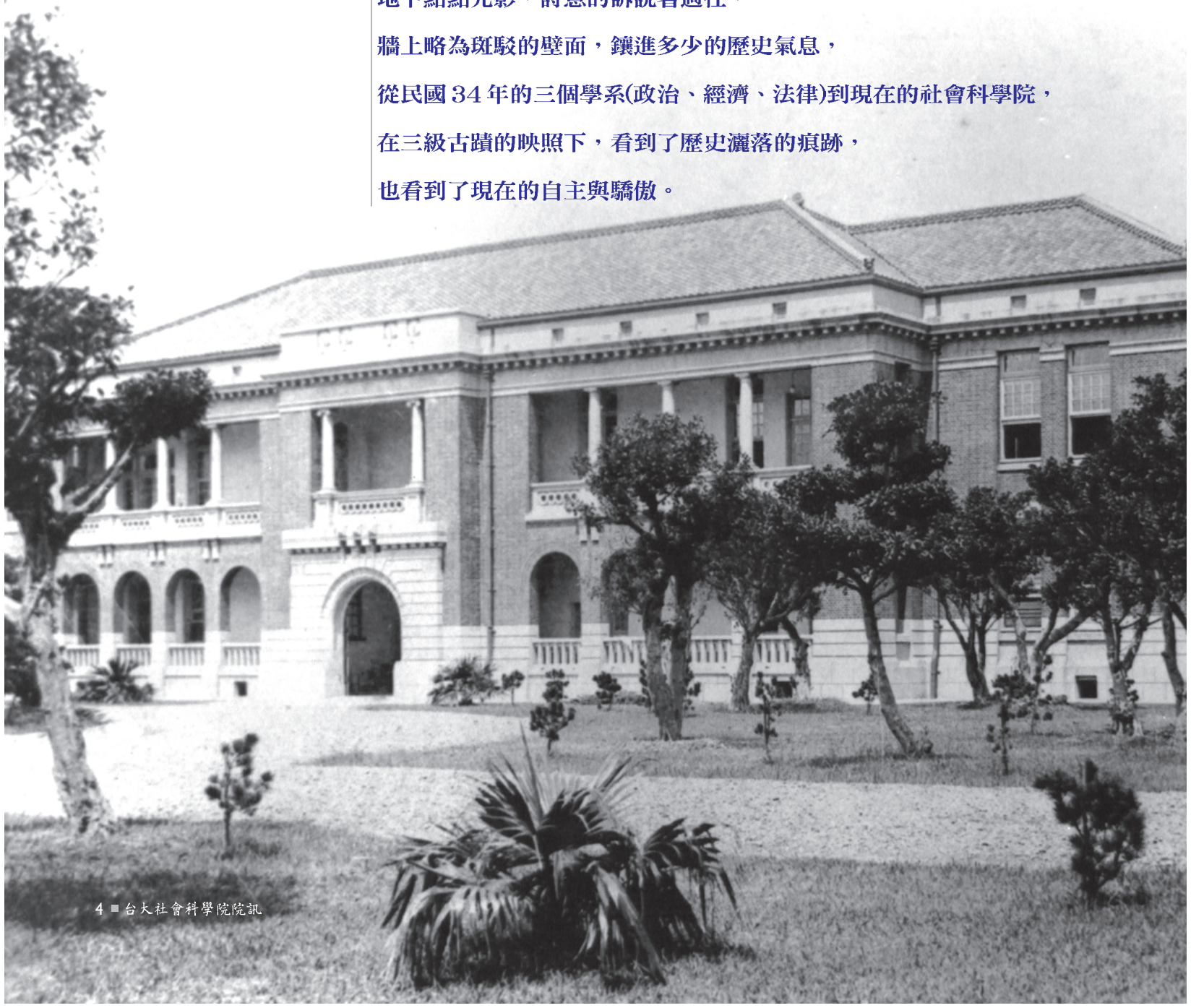
期望未來的社科院在建築空間、設備等硬體更新的同時，我們也能同步進行研究與教學的整合與改善，期許未來社科院能扮演未來華人社會發展的批判與詮釋角色與人才培育的重地，並邁入更頂尖的學術領導地位。

相遇，在台大社會科學院

——社科院的過去與現在

■撰稿 馮忠恬

走在歷史的長廊上，陽光從扶疏的葉子灑下，
地下點點光影，詩意的訴說著過往，
牆上略為斑駁的壁面，鑲進多少的歷史氣息，
從民國 34 年的三個學系(政治、經濟、法律)到現在的社會科學院，
在三級古蹟的映照下，看到了歷史灑落的痕跡，
也看到了現在的自主與驕傲。



位於徐州路21號的社會科學院，前身為日據時代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光復後由政府接收，成立「台灣省立法商學院」，並於民國36年1月併入「台大法學院」，法學院一共歷經了兩次分割，一次是民國74年商學四系正式成立管理學院；另一次則是民國88年法律學系改制為法律學院，原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因著歷史脈絡，從民國36年起，台大徐州路校區一共孕育了管理學院、法律學院和社會科學院，管理學院於民國74年成立後，目前座落於羅斯福路的校區內；法律學院也將於近期遷回校總區；社會科學院的第一期遷院工程已完成，兩系四所遷回校總區，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期的遷院計畫。未來，社會科學院裡的政治、經濟兩系以及所有的行政人員也將遷回總區。

60多個年頭的日子裡，社科院獨立於徐州路的林蔭大道上，在有濃厚歷史氣息的古蹟空間裡，營造出屬於自己的氛圍與個性，當我們回頭觀看，那是一段悠悠的歷史與人情之歌，在二期工程遷院前，讓我們來再一次的「遇見」社科院，「遇見」他的獨特與可愛，「遇見」他的歷史感與人情味。

充滿歷史感的校園；洋溢人情味的職工

徐州路的校園和總區相較，雖然面積不大，但社科院自成一格的校園與行政組織，卻讓空間與個

人互相交織、滲透。社科院的故事不只座落在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上，他同時也安置於人對環境、建築的喜好與熟悉，對於這裡，服務許久的行政人員似乎都有說不盡的故事。

於台大服務三十多年的生輔股股長回憶到：「我的小孩從小我就把他們帶到法學院來，他們很小的時候，他們就對法學院很熟悉了，那棵蓮霧樹，大女兒三歲的時候我還抱著他去摘蓮霧，他們對這邊都很熟很熟，平常這邊打開，也有很多樹木的小院子」。長期在社科院工作慣了，行政人員對於社科院的池塘、樹木產生了濃厚的感情。

校園裡，時常有許多老師、同學坐在大門附近的池塘座椅休憩，在三級古蹟的建物裡上課、或是，在擁有四十多年歷史的法社圖書館裡讀書。當總區正在蓋大樓，走向逐漸煥然一新的同時，徐州路的校區，則是向著歷史走著，在市政府三級古蹟的評定下，無法隨意改變結構，而致力於古蹟的修繕、維護以及校園的環境綠化，遂成為一個具有歷史厚度的學術園地，校園處處是林蔭、處處有綠化，時間和空間結合成完美的搭配，塑造出社科院獨有的氣息。

此外，也由於校園的封閉性與建物的群聚性，社科院裡的職員和老師，凝聚了一股非凡的默契，走在路上，大家常彼此認得，互打招呼，也因為行政人員熟知老師的脾胃，使得在各種行政、教學事務上能更順利的進行。社科院的感情關係，成了老師們學術知識生產背後強而有力的支援系統，不論印講義、研究經費的報帳、排課、排教室……等等，老師、同學和行政人員，不再只是公事公辦，把事情做完的制式關係，而是以感情與貼心為基礎的「個人化」服務，讓學術在盡量無後顧之憂、無繁複流程的過程裡，能順利進行、生產，而不會將心力消耗在層層的行政體系之中。

就像是教務分處一、二股股長就說道：「我們

排課都會要瞭解老師的口味，像喜歡前排的、後排的，譬如說有些老師就喜歡或習慣在那間教室，我每年都會盡量排給他，我們都知道每個老師的口味。那一開學初期，我們會看哪些教室的同學擠到外面來，我們都會主動去協調。譬如有位學生，他坐輪椅，他媽媽每天推著他來，他雙修法律，二年級過來後，我們特別為了他，叫他所有的選課資料先給我們，我們就盡量排樓下，那開學後如果他課有更動，我們就會跟老師商量，問願不願意更動。」

獨立於徐州路的社科院有自己的學術生態，那和總區是不相同的，例如在研究經費的報帳上，社科院的會計採取單一窗口，而不用一個單位、一個單位的跑流程，會計組長特別提到：「我們這邊就很簡單，你只要一來我們都有人可以幫你辦，我們單一窗口的資訊很透明，應該是效率很高的，我依工作分配，就是國科會你找國科會的小姐，她就幫你辦完了，因為經費常分的很細，每個人負責的部分你只要找到他就可以全部解決」

教務處一、二股股長也描述社科院獨有的生態：「我們這邊的生態跟總區不同，社會系印講義要跑到行政大樓，我們這邊老師要上課，走過來，給我們就直接印了，或是在休息室看到報紙，跟我的課有關係，就丟過來了」。任職於台大將近 20 年，之前在總區人事室服務，去年才調至社科院的人事組長，也明顯的感覺到徐州校區內獨有的濃厚人情味：「老師如果要申請什麼，反正很近，常直接跑過來，或是有些線上申請的不會操作，也會到這邊來，由我們直接幫忙操作」。社科院的徐州校區，由於校園本身的封



●日治時期 社科院大門

閉性，以及和總區的地理距離，雖屬台大校園體系的一員，卻也形塑出自己獨有的個性與系統，這裡呈現的是一個較為親密、單純的相互關係，並在充滿歷史感的建物底下，裝載著滿滿的人情味，誠如會計組長所言：「相較於總區總是來來往往的人潮，社科院這裡多了一種穩定的感覺」。徐州校區有屬於自己的學術生態與校園景（人）觀，並以此打造出學術體系下強而有力的支持系統。

自成一格的校園、獨立的系統

社科院有自成一格的校園，裡面也有許多自成一格的獨立系統，在行政體系的部份，除了四系六所外，也有自己的教務分處、學務分處、會計組、事務組、人事組、和法社分館。另外，社科院也有自己專屬的「社科院諮商輔導室」，一連上社科院學務分處的網站首頁，就可以在最新消息裡看到「社科院諮商輔導室」舉辦的相關活動，由學務分處幫忙安排時間，請外面的心理師來諮商，根據生輔股長的透露，生意還蠻客滿的，使用率極高。除了重視心理層

面的健康外，社科院也有自己的「醫務室」，裡面有專屬的護理師和藥師，每日也有不同科別的門診，供校內師生、教職員使用。

在校園維繫上，社科院有自己的綠化工程和教室設備更新計畫，庶務股股長說道：「我們基於職責，來改善空間，美化環境，為的就是要讓老師、學生們都有很好的環境，最近社科院的幾個工程，包括環境綠化、教室 e 化、改善校園水泥路面的凹凸不平都是」。社科院有自己的校園綠化邏輯，不同於總區大範圍的規劃、整理，社科院走的是精緻、迷你、依輕重緩急分階段施行的溫馨路線，且由於三級古蹟的關係，時常修繕、整理主體建築。今年年初（民國 96 年），舊公衛館歸還給社科院，社科院在整體空間的使用上又更寬敞了，目前電腦教室和碩博士研究室都轉移到那裡去。除此之外，社科校園內也有自己的國際會議中心和停車場，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國際會議中心的出租費、停車場停車費，和經濟系出版的經濟論叢也都成為了社科院獨立於學校之外的自主財源。

和法律學院的比鄰而居

社科、法律本一家，在民國八十八年分家後，因為同屬一校區，在校園的使用以及行政業務上常互相協助、合作，社科院底下的行政系統，同時也要兼辦法律學院的行政事務，例如：社科院人事組得同時辦理社科院、法律學院的老師與教職員任免、退休、差假……等人事相關業務。因為地理區位的鄰近性，雖然社、法分家，但卻仍舊有著很親密的合作與共生關係，有著同樣的行政體系支援著學術生產。

在院訊對社科院職員所進行的訪談中，對於大部分的職員來說，社、法分家對他們的影響不大，同在一個校區，行政業務兼辦的結果下，業務量沒有明顯變化，唯一不同的是，從前的業務屬於同一個學院，現在則被冠上了不同的名稱，雖然做的事情變化不大，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意義。

社科院與法律學院雖歸屬於同一校區，也有相同的行政體系互相支援，但在學校整體的行政系統與經費分配上，不同學院卻往往佔據著不同的位置，而握

●日治時期 社科院院區



有不同的資源。在社科、法律同屬一個校園但分屬兩個不同的學院下，徐州校園裡的各項經費支出，是在民國八十八年兩院分家後，由兩院院長依照當時兩院學生所佔人數，協調出的比例來支付，並沿用至今，也就是說，徐州校園內幾乎所有的設施與修繕費用，大至古蹟的維護，小至教室的燈泡，都是由社科院和法律學院依照當初的協定比例共同分擔，這是一種老朋友間心照不宣的默契。然而，如此的共生景象，在法律學院遷回總區後將不復見，屆時，在社科院二期遷院工程完成前，社科院將自行負擔所有徐州校區的開銷，法律學院的遷移，勢必使得校園內學生密度減少；法律學院業務的同步移出，也使得社科院職員的業務範圍有所變動，在共生了六十多個年頭，法律學院遷回校總區後，社科院將獨立維護校園空間，徐州校區也成為社科院的專屬校區。

如今，社科院也在進行遷回校總區的二期計畫，新院區預定圖也已完成。未來，或許會有變化，但現在，社科院與徐州校園的美麗相遇，仍在持續進行中……

社科院大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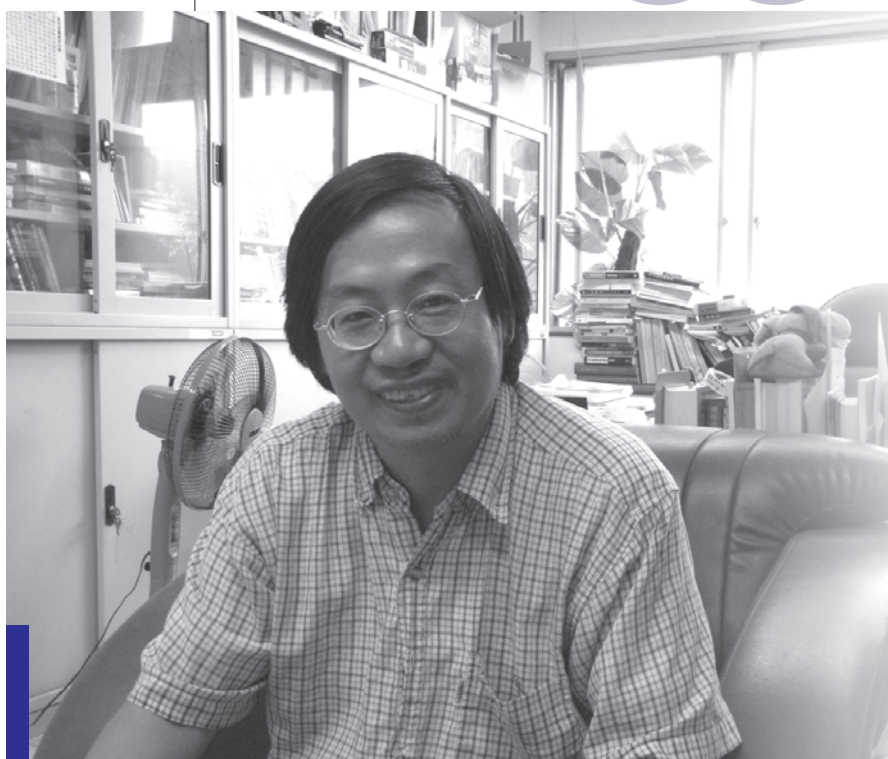
- 1945年 政府接收臺北帝國大學，改名「臺灣大學」，原文政學部改制為法學院及文學院，當時只有法律、政治、經濟三系。
- 1947年 台灣省立法商學院併入法學院。
- 1948年 成立商學系，台灣當時唯一的管理教育學系。
- 1955年 設置法科研究所，分公法組與經濟理論組。
- 1956年 改設法律學、經濟學、政治學三研究所。
- 1959年 商學系分為工商管理組、國際貿易組、會計組及銀行組。
- 1960年 增設社會學系，法律、政治分組招生和教學。
- 1963年 會計及銀行組分別分為會計組、銀行組，商學系增為四組。
- 1967年 法律學系設夜間部。
- 1972年 成立社會學研究所、商學研究所。
- 1974年 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
- 1985年 商學系四組升格為工商管理學系、會計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國際貿易學系。
- 1987年 四學系分出成立管理學院。
- 1991年 成立新聞研究所。
- 1996年 2月三民主義研究所、新聞研究所、社會學系所遷回校總區。
- 1996年 6月校務會通過法律學院及社會科學院更名案，法律學系改制為法律學院，原法學院更名為社會科學院。
- 1996年 9月校發會決議兩院均應遷回校總區，原法學院院址由推廣中心規劃使用。1998年5月法學院被評定為指定古蹟（三級古蹟）。
- 1998年 10月校規小組原則通過二期工程構想書，法律學院另擇地興建，以三研東側為位置。
- 1999年 8月正式分為社會科學院及法律學院。
- 2000年 三民主義研究所改名為國家發展研究所。
- 2000年 至今二期遷院計畫持續進行中……

一個社院 兩種文化

— 談社科院的分區與整合

林端 老師專訪

■採訪撰稿 吳佳盈



林端老師小介

- 現職／台灣大學社會學系專任教授
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學務分處主任
- 最高學歷／德國海德堡大學社會學博士
- 專長／社會學理論、法律社會學、宗教社會學
文化社會學

歷史悠久的台大法學院於1999年八月正式改制分為「社會科學學院」以及「法律學院」。1996年二月進行第一期遷院計畫後，台大社科院現今在空間的分布上有一個特殊的情況，亦即整個社科院之下，社會學系（所）、社會工作學系（所）、國家發展研究所、新聞研究所四個系所位於台大校總區的辛亥路一側；政治系（所）跟經濟系（所）以及社會科學院的行政單位則位於徐州路原法學院的位置（今為法律學院、社會科學院）。社科院這種空間上的分區，在社科院的行政業務運作，以及社科院師生參與社科院事務時造成什麼樣的影響？我們可以從社會系林端老師在今年三月接下社科院副院長兼學務處法社分處主任後的生活來一窺大概。

· 穿越兩地之間

林端老師是社會系的專任教授，1980年從台大社會系畢業，1994年從德國學成歸國之後回到社會系任教。當時社會系（包括學組、工組）以及國發所、新聞所跟社科院其他系所一樣位於徐州路校區，但是在林端老師任教半年後，由於社科院遷院計畫第一期的完成，社會系以及國發所、新聞所三個單位正式遷回台大校總區。三棟系館皆位於校總區的東北側，沿著辛亥路側門一直到復興南路後門，三棟系館之間夾著一個大草坪，上面停著機械系的飛機。2002年，社會系分為社會學系與社會工作學系，共同使用一棟建築，這三棟建築物之間的大草坪以及靠著辛亥路旁的停車場，就是四年後社會科學院的所在地。

社科院一共有六個系所，其中四個系所位在校總區多年，兩個社科院中的大系一政治系、經濟系位在徐州路校區，但是社會科學院的行政單位整體也都位於徐州路校區。所以關於社科院的所有行政業務，包括學生社團的登記、報帳，其實都需要把公文送到徐州路校區處理。以學生社團來說，社科院課外活動股李鴻茂股長表示，在最早以前的社團登記，其實顧及社團負責人在業務上最需要與行政單位接觸，所以以各社團成立時候登記的社長為基準，社長屬於哪個學院，該社團就隸屬於該學院管理；但演變到現在，其實醫、法兩區的課外活動股與總區課活組其實都給予社團彈性，只要社團提出申請，便可以把社團轉往總區或是醫法課活股。另外是上課教室安排的例子，例如社會系在校總區開課，需要使用校總區共同大樓的教室，這時候仍是要透過社科院這邊

的教務分處來安排教室的租借事宜。除了學生活動以及教學協助事務外，各系所老師參與社科院的大小委員會，也需要到徐州路社科院的「總部」開會。這樣對於平時教學與研究都在總區的老師，要參與社科院的事務，有一種空間上的差距。

今年三月，林端老師從國發所李碧涵老師手中接下了社科院副院長兼學務分處主任的位置，林端老師說，當初李碧涵老師就告訴過他，到社科院上班以後，有時候一天要跑兩趟。當初林端老師還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後來才發現原來有時候一天以內在社科院必須要出席早上跟下午各一場的會議，如果中午在自己系上也有會要開，或是要上課，或是學生有約，就必須在徐州路跟校總區之間來來回回趕場，通常則是每天都要去徐州路上班，再回自己的系上。每天至少來回總區跟社科院一趟，林端老師說他自己沒有開車，大多是騎著腳踏車來回校總區跟徐州路社科院，通常二十五分鐘以內就會到了，其實並不會很遠。有時候也從新生南路側門搭公車過去，遇到下雨天或是要趕時間的時候就搭計程車。所以關於老師們參與社科院的事務，林端老師表示，「從空間上來看，相較於政治系或是經濟系的老師，教學研究跟參與行政的空間至少都是一體的，校總區這邊的老師要在時間與空間上面好幾個點不斷作轉換，很多時間就花在調配上面，所以是比較不容易的。」

· 獨特的文化與制度

有鑒於四年後社科院就要遷回校總區，不管是社科院跟總區之間的聯繫，或是社科院自己內部兩個區的聯繫，都顯得越來越重要。林



●新院區預定圖

端老師覺得，現任的社科院趙永茂院長一直都希望社科院兩個副院長其中的一個由校總區的老師來擔任，應該是有想要加強兩邊的整合性的用意，所以副院長兼學務分處主任一直都是找總區這邊的老師來擔任。從副院長兼學務分處主任這個位置，可以看出社科院內部以及社科院與總區行政體系之間的微妙關係。老師說，從社會系到社科院，其實是進入一個異文化，因為社會系在校總區其實也像一種半獨立於社科院的狀態，自己在運作，有自己的文化；所以到社科院去其實需要一些調整。學務分處雖然在人事上是屬於社科院的體系，它的業務又跟校總區的學生事務處息息相關，所以又必須面臨校總區跟社科院兩者之間組織文化的差異——校總區像是一種都市文化，人比較多，相較之下也比較陌生一點，節奏比較快，氣氛比較開放；徐州路社科院空間小小的，像是個溫馨的大家庭，人與人之間是一種面對面

的互動，步調也比較和緩。林端老師說他平時要參加校總區學務處的會議，要參加社會系的會議，又要參加社科院的會議，就需要在這些不同的文化之間調整。

其實徐州路校區在法律學院還沒有成立以前，包含了現在的法律學院以及社會科學院，就是台大的法學院，在獨立的空間裡面自成一格，有許多法學院獨有的制度。以學務分處來說，學務分處下面有三個股，有課外活動股、生活輔導股和醫務室；另外還有一個當時法學院自己成立的諮商輔導室。課活股、生輔股對應於校總區學務處下面的組織業務，但是諮商輔導室跟醫務室都是獨立有自己的運作方式，跟總區的心輔中心沒有直接關係。例如在徐州路校區的醫務室看病不需要健保卡，只要負擔一些藥費就可以，也有驗光的服務。諮商輔導室也是當年在社會系陳東升老師擔任學務分處主任的時候成立的，由學務分處自己聘請心理

師到社法學院提供諮商服務至今。

社科院的學生社團也有自己的特色。從一開始的台大「模擬聯合國社」開始，因應學生對於參與國際事務的興趣，社科院學務分處課外活動股就積極協助學生成立國際事務性的社團。現在的「法律學院世界大學生聯會」每年舉辦對全國大專生開放的海外學術交流活動。

· 整合的挑戰

現在法律學院在校總區的新址已經動工，預計兩年內完成遷院計畫，社科院也預計在四年後遷回校總區，屆時學務處與教務處的法社分處就不再需要，而最近台大學務處也推行「精實計畫」，希望更善用學務處的人力。在這個方針下，社科院跟總區的整合就被明白的突顯出來了。由於服務對象多達四千多人，佔了台大總人數的七分之一左右，學務處法社分處也提出了加強服務總區社科院同學的計畫，比如把上學期在徐州路校區舉辦、廣受好評的民歌活動，擴大到校總區的小福、小小福舉辦；還有加強與台大附近社區的鄰里關係。所以學務分處的業務就不再侷限於空間上的徐州路校區，而會慢慢地協助社科院開始在校總區發出一些聲音。

身為社會系的老師，在社科院積極的要於四年後重新併入台大校總區這個過渡時期，林端老師認為自己可以扮演橋樑的角色，協助社科院順利的平和的轉移進來校總區。在跟老師談話的過程，我們都注意到在社會系、社科院、校總區兩兩之間的複雜關係，尤其是在四年後社科院要遷回總區的一個積極的方向下，原本社會系對於社科院來說是比較邊緣的，而社科院相對於總區來說也是一個自己獨立的一

區，在社科院要慢慢與校總區整合在一起的時，社會系或其他在校總區的社科院系所，則成為社科院裡比較熟悉校總區文化的系所，所以可以在遷院過程中，扮演恰當的協助的角色。

林端老師身為一個社會學者，在這個遷院的過程中擔任副院長以及學務分處主任的職務，是一個參與者，同時又是一個觀察者，身體上在社會系、校總區、徐州路社科院之間的轉移，以及對不同文化間的進出與調適，都可以捕捉到在遷院大方向之下，社科院內部與校總區之間許多細緻又微妙的關係。

· 社法校區熄燈進行式

法律學院總區的工程進行得如火如荼之際，社會科學院也加緊腳步積極的要遷回校總區，是不是意味著獨特的「法學院文化」也要消失了呢？見我有些感傷，林端老師說，如果就以我們人文社會科學跟理工的科際整合，整個搬回來還是優點多於缺點。至於院的獨立性，整個社科院搬回來總區以後其實整個都在一起，加上法律學院又在旁邊，其實還是一定有自己的制度在那邊。現在不論是誰必須加入誰，總之可以預見的是所有人都要回到校總區了，必須相處在一起，未來法律學院跟社會科學院整個遷過來以後，台大校總區的風景又會不同，在辛亥路復興南路的這端，想必也會慢慢形成一個新的文化。

人·物·側·寫

生命二十載

見證社科院

■採訪撰稿 蕭民岳

會計組長／王愛琴

——效率簡便的開創者



忙碌的會計組長王愛琴，在趕完社科院評鑑後急忙著與我們碰面。她泡了壺茶給我們，也順便舒緩了剛抵達辦公室還未退卻的急躁氣息。如同許多同仁，會計組王組長也在這崗位上待了十幾年。許多會計的改革工作，包括單一窗口、全面e化，都改善也加速了會計審核工作，特別是遇到社科院一些系所在總區而產生的跨區行政工作，還有這幾個年度教育部、國科會的大預算案，會計改革的工程適時地解決接踵而來的龐大工作量，甚至比總區的會計系統更進一步，使總區的會計系統反而要引進社科院區的工作模式。

會有這麼有效率的方式，主要得力於王組長，戮力於變革會計作業方式。在變革時期，她常常需要工作到晚上八、九點，甚至到十一、二點，這與我們對行政人員穩定工作時間的印象有不小的差距。談起自己如何能如此投入，她不避諱地談起自己沒有家庭小孩的負擔，不需要在傍晚下班接小孩、回家做飯，所以有條件加班到半夜。擁有著單身者的優勢，沈組長卻選擇將這些時間放在工作上，從十幾年前就開始努力讓會計工作更有效率，讓教授

們的研究計畫不需放太多心力在繁瑣的經費問題上，而能夠專心於自身的學術研究。

在工作上的努力，除了變革會計作業外，王組長也談到她與老師們的互動。社科院區的特有生態使老師與行政人員彼此較為親近，也因此王組長跟許多老師們都十分熟識。有些老師們期末聚會、尾牙活動，王組長都會參加，一來彼此存在著私人情誼，二來能夠比較了解老師們對於會計工作的抱怨，以適時調整這些學術研究的「物質基礎」。

誰說工作無法帶來滿足？王組長在其工作上，或更恰當地說他以一種事業的方式在投入，而這些社科院的學術產出得力於王組長的事業心，簡化了繁瑣卻也必要的行政程序，也讓老師們能更加專心在研究與教學上。

生輔股長／沈穗貞 ——耐心周到的照護者



生輔股長沈穗貞的灰白長髮是她醒目的特徵，而她細小的說話聲似乎使得這灰白更加顯眼。

生輔股面對的一個例行工作，是學生們的遺失物品。如果說物有他的人生階段，對於物的衰老以致死

亡的階段，沒有人比沈股長看得更加透徹。說起這些遺失物，沈股長談著：「會有一點無力感，被撿到的東西跟來找東西的人湊不起來。」因為總有許多遺失物等不到失主來領取，卻也總有很多焦急的人找不到丟掉的東西。總處在這兩個交會點的沈股長，每個物品似乎因她的主人才存在，失去主人的物品在櫃子上好像提不起勁來，看不到活力。堆滿櫃子的遺失物們，標誌著物品最終的過程，不是扔掉就是靜靜等著被扔掉的那天。看著這些物品的無奈，沈股長總是想著該如何讓這些遺失物再獲得活力，眼鏡、茶杯、筆心。一次，有袋新衣服被遺落在法社大禮堂，股長心想著主人的著急，也想著物品的失落，於是特地到禮堂門上貼上紙條，希望讓他們能夠再度相會，然而，沒有主人名的新衣服終究無法挽回這種失散，這包新衣服終究接受了它在遺失櫃裡的命運。必須長年面對這些物品命運的沈股長，總是呼籲同學讓物品擁有他們的主人名字，以便讓這些物品在歷經離散的命運後，仍然可以回歸原鄉。

除了對於遺失物的掛念，沈股長也提到庭中那顆蓮霧樹，它曾經陪伴她三個女兒長大。小時候她常常帶她們來社科院區玩，抱女兒到蓮霧樹下摘幾顆蓮霧，所以她們全家對社科院區都非常熟悉。社科院區對她來說，不只是個工作的地方，還包括與家人的回憶。大女兒與二女兒如今也長大到台大來就讀，雖然說念的科系在總區，然而他們最熟悉的區域卻還是社科院區，那顆蓮霧樹。

面對著未來將遷回總區的工作，她有些懷念：「我覺得我們這邊比總區好，平常這邊（窗子）打開，有很多樹木的小院子，總區是太大了，可能活動也要很辛苦。」這道出了許多同仁的感覺。社科院區的樹林，不同於新興建設而種植的小樹整齊排列在路旁，這裡的樹木已經跟院區融為一體，帶來溽夏的些許靜謐。

這段二十多年的相處，不只增長了回憶，也增長了灰白的頭髮。儘管已符合退休的資格，對於沈股長來說，仍對社科院區有著淡淡的不捨，畢竟二十幾年來的人生，包括家人與工作的記憶。好在院區已被指定為古蹟，這些記憶有個長久落腳之處。

課活股長／李鴻茂

——熱情親切的鼓舞者



「一位親切的大哥」，這是我們走下地下室第一眼見到李鴻茂股長的立即印象，這個印象也恰好是他推動課活工作的關鍵特質。目前的課活股除了忙著學生的例行社團活動外，最主要的便是開發、推廣與海外學生交流的事務，這並非是學校的政策，但一方面來自學生們對於國際觀點的欲求，開始成立相關社團，另一方面也來自李股長的支持，花費許多下班時間戮力協助同學，而「親切」正是他最為突出的個人特質。

自從世界越來越國際化、全球化，社團事務似乎很跟得上這股潮流，從模擬聯合國到目前的另兩個國際性的學生交流社團，李股長的工作範圍也從台灣到中國，再遠到歐洲。對於這些交流事務，李股長必須犧牲家裡天倫時間，與學生們一起忙進忙出的。記起第一次辦理海外交流參訪時，李股長跟院長在社科院

忙到半夜，但是再過幾小時就要上飛機了，連行李都還沒收，連忙回家收拾行李，睡都沒睡就再回到社科院準備接同學前往機場了。不過，儘管是這樣子的投入，李股長談起跟他要好的學生仍然有聊不完的話題，包括學生的事業、愛情、成家立業等等，與同學們的關係亦師亦友，彷彿多了許多成年孩子。

李股長在談到他對課活工作的看法時，特別講到關於目前的e化趨勢，但他多年的經驗讓他覺得，儘管電腦讓許多程序有效率多了，然而學務工作的核心是關於「人」本身的，你必須要花時間在學生身上，才能瞭解學生的需要，這無法用固定程序來解決的。想當然，李股長個人親切豪邁的特質，更使他與同學間的感情增長迅速。不過，願意這樣與同學們「搏感情」，可能也源自於李股長的社科院校友身份。

李股長二十多年正從台大政治系畢業，他是63級的，現任內政部長李逸洋還是他的同學。講到閉時的境遇，李股長說當時他畢業後去外貿公司作貿易，但是七十多年那時候經濟不景氣，剛好學校在急缺人手，而他又是校友，在校時弄過很多社團活動，師長都認識他，也因此有個機會回母校工作，而這樣一做就是二十多年。談到現在學生與以前差異，李股長覺得現在的台灣學生需要跟全世界的學生競爭，但在辦過幾次交流後，台灣的學生有其劣勢，就是在於學生自己的態度，對許多自身權利的要求流於表面，而無法尊重這些難得的權利並捍衛它，他有點語意深長地說：「在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去尊重人權沒有錯，但是呢，台灣的學生是把這種東西拿出來當擋箭牌……」。

在不斷與同學接觸的過程中，李股長投入心力協助同學的自我發展，卻又從中看到同學某些侷限，如同一個年長學長的深深期許，對於這些學弟妹的關懷，在這待了二十多年的社科院區，李股長還是一如往常般親切地接待每一位來地下室的同學。

馬克思學 在東方

洪鏞德老師專訪



●洪鏞德老師

■採訪撰稿 馮忠恬

●洪老師的馬克思作品

約訪那天，是個天氣很好的早晨，老師穿著運動服，精神得很！已經七十歲的他，神采奕奕的跟我介紹今年八月底要出版的新書《黑格爾哲學之當代詮釋》。從1968年踏入教職以來，39個年頭的奉獻，一共出版四十二本書，對洪老師而言，學術是他最感興趣的事；而教書則是一個充滿創意的工作。連續39年和學術、教書共舞，且曾在不同國家擔任教職，洪老師對教學有著屬於自己的詮釋：「教書的意義不在教書本身，而是在培養年輕人有更開闊、高瞻遠矚的心胸」。

不同於一般老師，出國拿完學位後直接回台灣擔任教職，洪老師的教學履歷上多了幾個不同的國家。1967年底於維也納大學拿到政治學博士後，便先前往德國慕尼黑大學教書；1973年到新加坡南洋大學，經歷了南洋大學和新加坡大學合併為新加坡國立大學，由華語轉為英語授課的時代，在新加坡教了19年後，於1992年回到台灣，先是擔任「三民主義研究所」（國發所前身）客座教授，並於1994年受聘為三民主義研究所專任教授，並從65歲開始，逐年延退，延退五次，直至2007年，七十歲退休，轉任國發所兼任教授。

在歐洲求學期間，洪老師經驗了1968年從巴黎興起的學潮運動，在當時德國高等學院裡，馬克思主義是顯學，洪老師在那個關鍵的時間點上，講授課程，和坦率、會直接指正老師、同老師辯論的德國學生一起討論著馬克思主義；從1973年於新加坡南洋大學任職後，洪老師便利用新加坡和台灣、中國不同



的學期時間（新加坡每年4~6月放假，學期由7月開始），到台灣、中國大陸講學，擔任過台灣大學、中國人民大學、西北師範大學、復旦大學、北京大學……等等的客座或榮譽教授，並曾至哈佛、倫敦政經學院訪問學人。

從1963年到1973在歐洲的十年時間，洪老師前四年當學生，後六年做老師，累積對歐洲事物的深厚理解，研究範圍擴及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政治學，尤其對於德國哲學、法律有深入的涉獵與了解；在亞洲的教書經驗，使洪老師可以將在歐洲所學之精華，應用、比較、傳授，當面對德國學生富有哲學邏輯思維的坦率、新加坡學生良好的英語能力、循規蹈矩的學習、以及台灣學生努力、用功，但欠缺西方哲學式的訓練習慣、和中國大陸學生程度差異大，每年有大批學生出國留學的不同情境，面對著每一個國家學生的不同特質、優點與缺點，洪老師不但都細心觀察，也戰戰兢兢的以認真的態度講學，老師特別回憶道：「在德國教書的時候，一定得細心準備，那些學生他們自己對馬克思也很了解，只

要你一講不對，他們馬上就會糾正你，必須要好好準備，才可以讓他們心服口服。」

「馬克思學在東方——洪鑰德教授66歲生日祝賀文集」，是洪老師生日時，由學生編輯送給洪老師的禮物，從書名，可以看出洪老師終身的學術關懷。

一直以來，洪老師將學術焦點放在馬克思主義，近年則開始探究其背後的淵源，轉向對黑格爾的研究，2007年四月出版的新書《從唯心到唯物》，探討馬克思如何受到黑格爾唯心論的啟發，而發展出後來的唯物論，將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觀念做連結，《從唯心到唯物》一書是洪老師的研究心得，老師習慣將知識、心得寫成書，讓台灣學生能直接透過華文學習知識，而不用恍如隔層紗似的透過德文或英文；也讓更多沒有辦法修課的同學能共同分享知識，因此，即使是退休這一年，老師也出了兩本書，未來，仍希望能繼續做研究，由馬克思、黑格爾繼續延伸到康德，研究康德和馬克思之間的關係，這部份是奧地利的馬克思主義者（奧馬）一直所關心的，不同於新馬、西馬、或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洪老師準備以馬克思為主軸，向上延伸，研究馬克思的整個思想、脈絡。

「不能拿蠟黃的講義給同學，要一直補充新的知識！」，道出洪老師面對教學與學術的熱忱，七十歲仍很硬朗的他，研究室書桌後貼著一張張老師到各地教書的照片，雖然今年九月就要退休了，但學術的棒子仍舊握在手上，洪老師將繼續在國發所擔任兼任教授，繼續他最喜歡、覺得最有創意的工作。國發所同學晚上經過研究室時，應該還是會如往常一般，看到老師在研究室裡開著燈做學問，到時，或許可以和洪老師打聲招呼，說聲嗨。

學術這條路，看似悠遠、漫長，但對洪老師來說，卻是最吸引人的事。



●研究室的書櫃擺滿了洪老師自己的著作

知性與感性的綜合體

專訪陳新民老師

■採訪撰稿 馮忠恬



●陳新民老師位於中研院的研究室

走入老師的研究室，除了兩旁書櫃上滿滿和法律相關的書籍以外，舉目所及，都是陳老師收藏的藝術品，有油畫、骨董家具、木雕、書法、陶瓷……等等。書架上擺放的書籍，彰顯著陳老師對於知識追求的熱忱；牆上掛放的藝術品，則透露出陳老師對藝術的喜好。

專長是憲法、行政法和國防法的陳老師，在德國求學期間，培養了面對學問的嚴謹態度——學而後知不足，知識是去找出來的，學問

一聲「請進」，把我引入了陳新民老師位於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的研究室，也把我引進了另一個不同於學術予人硬知識感覺的藝術殿堂。

是學才會知道的——從寫文章、做學術的過程中，一一將初有的概念具體成形而完整；在不斷學習、蒐尋資料的過程中，使之成熟。陳老師的書櫃有一整排特別從德國帶回來的法律相關資料，並依照作者年份編碼，活像一座小型個人圖書館。對他而言，做學問是扎扎实實的工作，而台灣的法律多是由德國延伸而來，老師藉著在德國留學時所修習到的法律知識與德文專長，由外在的比較找出台灣法律、法理上的癥結，並希望以其專業帶動體制的改變，其中2000年實施的替代役制度，即是陳老師在台灣兵源過剩底下，思考讓年輕人依其所學貢獻國家的兵役替代方案，由老師說服立法委員共同推動，造就出現在每年約有1到2萬名役男能跳脫出一般制式的服役、操演，給予國防法新的思維與創新，也因此獲得了「內政部一等役政獎章」。

每個人都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在工作上，

老師展現了對學術的熱忱與對現存體制的關懷；在生活裡，老師則是個藝術愛好者。有別於一般老師研究室堆滿了研究用書，陳老師的研究室還多了點擺設的巧思與濃濃的藝術味。由研究室的百葉窗往外望，眼前是一片綠如森林的美景，落地窗前，擺放著幾尊木雕，研究室右牆，掛著名家書法，左牆掛著大陸畫家油畫。名車、名錶、豪宅勾不起他的興趣，唯讀藝術吸引了他將大部分的積蓄投入其中，喜好品味生活的他，除了出版近 20 本學術書籍外，也出版了 2 本葡萄酒書，在工作中盡情追求學問，在生活中用情享受美感，知性與感性結合的果實，凝結出陳老師的浪漫

性格，學術之於老師，不單只是追求知識而已，還包括了和現實的理想結合，藉由專業改變現狀，讓現行的體制變得很好。

在國發所兼了 15、16 年的課，對於這次由兼任轉向專任，陳老師對自己和所上有很多的期待，不但要有本土關環，還要能夠放眼國際，並從現實出發，以制度來改善環境。在法律面上，可以先檢討台灣公法學的發展，並和國外制度比較，以法制更新的方式，創造出一個更好、更優質的環境。其他諸如社會組、大陸組……等，同樣也可以從現實出發，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福利國或是重塑一個更好的兩岸關係。「國家發展研究所」應從各個方面，用制度的方式促進國家發展，除了檢視歷史外，還要走向更好的未來觀。

在一個被知性與感性填充的空間氛圍裡，聽陳老師細細道出他的工作與生活，曾經有個年代，在做學問時，用的是老式影印機，影印完的資料水水的，還要等乾了才能使用，那是陳老師他們那時候一步步做學問的樣子；對比上現在的網路科技，一鍵入關鍵字，資料就一一出現的情景，老師們是在那樣的年代裡，培養出踏實的做學問功夫，面對著與從前截然不同的環境，老師說：「現在的學生只要我們從前不到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時間就可以得到我們當時的工夫，因此做出來的東西應該要比我們更好。」這是陳老師對學生的期待，也應是我們對自己的期許。

聽著老師談著自己的過去 現在與未來，是知性的學習，也是藝術的饗宴。



●一字排開，陳老師的 20 多本作品



●專程從德國帶回來，分類好的論文資料



●陳老師研究室裡的字畫

灑下學術的種子

國發所新進教師

施世駿老師專訪

■採訪撰稿 馮忠恬



●施世駿老師

踏進施老師的研究室，迎面而來的，是一股淡淡的香氣，那是剛上好蠟的氣味。

在嶄新的研究室裡，剛從德國 Bielefeld 大學社會學院拿到博士學位的施老師，正準備開啟他在台灣的學術生涯。在地板光滑得幾近發亮，書櫃裡還留著空位等待被填滿的建置過程裡，老師一面做物質上的佈置擺設，一面思考著精神上的教學與研究。

大學原本念的是經濟系，修了幾堂社會學的相關課程後，開始對其產生了興趣，在二十出頭的懵懂年紀裡，便決定了未來要與社會學為伍，做學術工作。當完兵後和朋友一同到德國念書，一路從碩士到博士，研究專長主要為社會政策與社會福利，尤其側重在中國大陸的福利制度，施老師的博士論文便以中國大陸的農村養老保險為題，探討北京、上海、青島等地的不同。此外，由於在德國求學時擔任講師，教授歐洲福利國家的社會政策，對於歐洲等地的福利政策也有所了解。

談到未來的上課模式，擁有在德國五年講師經驗的施老師，很謙遜的說：「德國學生和台灣學生無論在求學態度或是師生關係上都可能有所不同，我希望能以學生為主體，以討論的方式，帶起學生的興趣，藉由上課激盪出更多的靈感和想法，讓學生能更深入的繼續涉獵相關知識」。面對未來的教學生活，施老師還在思忖著是否有更適合、更有效的授課方式，希望能教學相長，讓自己與學生都能收穫滿滿。

當自己的專長——社會福利，碰撞上福利制度完善的國家，在德國的求學經歷，使施老師可以將學術研究和生活觀察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坐公車看到的無障礙空間設置、一人投保全家保障的健保制度、還是其他的家庭政策、弱勢者的補助……等等，都讓他直接感受到福利國以「人」為本的一種生活態度，凡事以「人」為考量的平等生活。

德國的求學經驗，讓施老師將生活周遭的觀察和學問融為一爐，書籍裡歐洲福利國政策的理想文字，直接幻化為生活中的親身感受。在歐洲福利國生活的體悟，加上施老師本身的學術涵養，使得老師在提到無論中國農村的福利政策，或是未來有可能進行的台灣社會福利研究時，都能有一個很好的參照點，可以做對照與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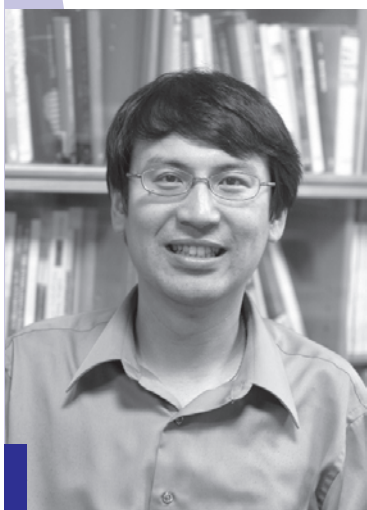
「做好自己的本分，做好教學、研究、行政服務」是施老師現階段認為最重要的事。大學從台大經濟系畢業後，一晃眼十幾年，這次再回到母校，施老師帶來的是他從大學時代即確立要以研究為志業的熱忱，以及社會福利、社會政策的專業，配合上國發所正在推動的中國大陸研究，希望能彼此加乘，豐富中國大陸研究的內涵。

開始，是一個充滿期待的時刻，很多的第一次、很多的熱情、很多的想法以及無限的可能，都是在起始的時候迸發出來，國發所新進教師施世駿，要在這裡，種下一株學術的種子，期待著他的萌芽與壯大。

政治系

林子倫 老師 專訪

■採訪撰稿 吳佳盈



林子倫老師小介

- 現職／台大政治系助理教授
- 最高學歷／美國德拉瓦大學都市事務與公共政策博士
- 研究專長／環境政治與政策、都市政策、環境與民主理論

走進林老師新搬入的研究室，小小的空間堆疊著滿滿的書，研究室門外貼著反建蘇花高的海報，除了老師的名字，胡佛教授的名字也還貼在門上。或許是這一間研究室特別提醒著社會科學學者對社會改革可以扮演關鍵、重要的角色。林子倫老師是台大化學系畢業，也擔任第一屆學生會的學生代表。老師說那時候的台大校園非常熱鬧，學生對於校內權益或是校外的民主改革都相當的關心。老師整個思想的轉變是從台灣的核四爭議開始，他發現從技術觀點去思考這些環境爭議，並沒有辦法找到問題的解答。因為許多環境議題的核心其實並不是技術性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問題，必須回到政治經濟的角度才能釐清背後的糾葛。

因為覺得自己要找的答案不在實驗室裡面，老師放棄了原本要在科學領域深造的念頭，轉從人文社會科學面來思考環境議題。當時林老師一度考慮轉讀生態哲學，但是後來發現從政治經濟的脈絡出發，似乎可以針對這些爭議，理出一些頭緒。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思考，再加上當時台灣從社會科學的角度討論環境議題還很少，所以老師申請了美國的碩士班，開始接觸環境政策的領域。

碩士班期間，老師觀察到像美國這樣一個政治發展相對成熟的國家，環境政策會隨著不同政黨或是領導人而有所不同，這與台灣的環境運動與民主轉型互相扣連的狀況不太一樣，引起老師進一步思考政治體制與環境政策的關係。後來博士班到德拉瓦大學，在「能源與環境政策中心」工作，剛好遇上了氣候變遷議題的國際體制逐漸成形，因此參與許多相關的研究與聯合國的會議。

林老師博士論文關心的核心問題，是制度與環境的關係——什麼樣的政治體制對環境永續會提供比較多的可能性。當時老師研究比較韓國與台灣的环境爭議，思考民主化或體制轉型後，也就是資本主義下的民主體制，是否能達成永續發展的目標？林老師說，有時候大家會期待「生態哲君」的出現，認為在專制的政治體制下也許有機會對環境比較友善，但是從中國、東歐或是台灣威權時期的例子來看，其實政權型態對環境政策的影響並不那麼主要，反而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邏輯，才是背後的關鍵。對於資本主義發展到今日，跨國資本的強大力量，林老師說，許多人認為遇到資本主義，是不是就無解了，事實上也許可以從民主的原論來尋找一些解答。所以資本主義、民主、環境主義三個主題，以及他們的互動關係，就是老師一直以來關切的核心。

由於老師在理論或實踐上處理的範疇，在2004年回國後到世新大學行政管理系任教，開始參與「審議民主」在台灣的推動。審議民主的理念核心就是公民的參與，讓公民藉由理性的對話對公共事務進行討論與決策。從這個理念出發，這幾年在台灣各地的公部門或是社區陸陸續續舉辦了不同模式的審議民主活動，例如「公民會議」。環境與政治體制尤其是民主政治的對話，一直都是林老師研究的核心，老師也認為形式上的民主已經達到它的限度，所以由公民參與、理性討論公共事務的審議民主也許可以對台灣的民主深化提供一些可能。回國後陸續參與十幾場公民會議，從北投的老街更新，到台北市汽機車總量管制、稅制改革、宜蘭科學園區興建與否……等等，老師說他從這些經驗發現公民在短時間內提升知識

而彼此進行理性的溝通是有可能的。藉由這類活動，也可以讓公民對於理性溝通、決策有信心，慢慢培養出對於重大議題（尤其是日漸重要的科技議題）有討論、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林子倫老師說，大學不只是一個象牙塔，大學的知識創造應該成為社會改革的重要力量。政治理論與政策也希望有實踐的可能性，希望社會可以更好。身為一個研究環境政治的學者，「比如環評在政治上被扭曲了，在制度面應該作一些改革，我覺得我們就應該要在這時候提出改革的意見，設法 *make a difference*」。以學者專家身分參與了好幾次行政院主辦的全國性會議，林老師對於國家能源與環境政策的決策過程有近距離的觀察，期許自己多發聲為政策建言。

本學期老師將會在政治系開授「環境政治與政策專題」，介紹生態政治思想的演進，討論環境議題與不同政治理論的關係、環境政策的制定過程、環境正義、全球環境治理的議題，環境運動以及各國綠黨的政策與發展。

最後問到林子倫老師會給同學們什麼學習上的建議，老師說他希望同學要建立國際觀，要了解同樣這個世代不同國家的青年在關心什麼，聯合國在2000年發表千禧年發展宣言，指出當代社會共同面對包括貧窮、民主化、環境、疾病、恐怖主義等迫切的問題，同學們不要被媒體窄化了我們的視野與關懷的範圍。林老師特別提醒許多機構，例如青輔會有提供經費，讓青年朋友自行組隊到世界各地去關懷一些重大議題，林老師鼓勵同學們可以多多利用這機會出國看看，培養全球的視野，建立在地地的關懷。

經濟系

王泓仁 老師 專訪

■採訪撰稿 吳佳盈



王泓仁老師小介

- 現職／台大經濟系專任教授
- 最高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經濟學博士
- 專長／貨幣政策、投資理論、應用計量

王 泓仁老師自九十六學年起轉任台大經濟系的專任教師，在這之前在中研院經濟所任職，不過在台大經濟系兼任也已經有幾年的時間。

從中研院轉到台大，王老師說，希望可以多一點跟學生合作研究的機會。除了因為實證研究的資料處理會需要學生來幫忙，更是因為老師發現師生合作的模式，對於互相刺激思考，把很多初步問題具體化有很大的幫助。所以很期待辦公室搬到台大經濟系以後，跟學生的互動可以更加密切。而這幾年兼課教學生，王老師說他發現教書也是一個成就感的來源，身為專任教師後，開課比兼任的時候就有更多的選擇。所以這些都是選擇到台大很重要的考量。

王泓仁老師 1991 年從台大經濟系畢業，之後到美國留學，1998 年從密西根大學經濟系的博士班畢業。王老師說大學的時候其實多數經濟系的同學對經濟學這門學問並非真的十分有興趣，不過老師可能比較幸運，修了幾門對他蠻有影響的課。比如因為修陳師孟老師的

課，讀了凱因斯的一般理論的書，「那本書對大學部來講其實蠻困難的，但是裡面的東西跟一般經濟學的課不一樣，不會覺得對經濟社會的解釋很片段、很技術性，而是很廣泛、自成一套體系，有很多政治經濟學的思維在裡面，可以看到很宏觀的架構。」那門課讓老師發覺到經濟學的深度和廣度，所以從那門課開始，就認真覺得將來應該繼續唸經濟學。

在個人的生涯選擇上，老師分析自己的個人特質比較不會三心二意，所以決定要作一件事情後就不會想再去做別的什麼，所以很專心的就把學位拿到。博士班畢業回到台灣之後，就到中研院經濟所任職。老師的研究有幾個比較大的方向，一個是從一回來到現在都還繼續有在做的，是跟台灣總體經濟有關的實證研究，主要是跟資本市場的不完全性有關的探討，例如市場資訊不對稱這些問題，對市場的運作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另一個大的方向是貨幣政策，老師的博士論文與此相關，也是未來幾年會比較注重的部分。還有一個研究方向是屬於計量模型裡面的隨機邊界模型的研究。

這些研究方向的規劃，老師提到其中有一些偶然與一些必然。因為博士論文作貨幣政策，當時老師就有作一些金融市場（credit market）的研究，當時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在計量模型中處理資本投資（capital investment）面臨資訊不對稱時的情形。後來老師很偶然的在國內舉辦的一個國際會議中看到隨機邊界模型，這個模型通常是用在探討生產和投入之間的關係，在當時從來沒有應用到老師在研究的那個領域。老師在那裡面看到那個計量模型經過一些轉換可以用來處理自己的問題，就把那模型拿來用。用了這模型之後覺

得這模型還蠻好玩的，有蠻多可以擴充的地方，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所以一開始是作台灣金融總體方面的研究，在這過程中需要一個方法，就找到隨機邊界模型，發現這方法本身就蠻值得作一些發展，就成為一個研究的方向了。

用經濟學來解釋這個世界的運作有什麼特色？王泓仁老師覺得，純粹文字描述的方法比較不是他擅長的方式，而經濟學使用數學語言精確說理推論的方法，對他而言比較有說服力。

老師解釋經濟學的探討，開始時就像計程車司機對社會的經濟現象也都會有一套理論一樣，是用對經濟社會片段的理解來進行自己的推論。但是每個計程車司機想的都不一樣，經濟學用模型是要幫助我們把我們的常識更嚴謹、更邏輯化，而不是用來取代我們的直覺或是看法。模型只是一個工具，量化不是唯一的目的，量化是要把我們那些弄得更清楚。如果不作後面那部份，純粹只做前面直覺或是常識性的推論的話，就要開始吵不完了。所以經濟學就是大家可以用一套語言來溝通，而且是一套有邏輯性、可以經得起反覆辯論的語言。王泓仁老師在新的學期會開一門財金系的經濟學，還有一個U字頭的財務經濟學，再下一個學期則會開一個碩士班的總體經濟學。

經濟系

王道一老師專訪

■採訪撰稿 吳佳盈



王道一老師小介

- 現職／台大經濟系助理教授
- 最高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 研究專長／經濟史、實驗經濟學

王老師返回台灣，是經濟系新聘任的專任教師。王老師提到他是本校數學系畢業的，學號是 b83 開頭老師的年輕著實讓人嚇了一跳。

老師在唸數學系時，雙修經濟系，同時輔系外文系語言組，發現經濟學的研究其實是數學相當好的應用。不同於數學最常被應用的學科—物理學，經濟學研究的對象是「人」、是「社會」，這也是王老師覺得最有趣的地方。老師提到他當初發現很多學校的經濟學博

士課程，都希望學生在大學階段修過越多的數學課程越好，於是後來老師放棄雙主修，大四畢業，服完兵役後，直接到美國，2000年進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經濟系就讀博士班，2005年三月畢業。

在UCLA攻讀博士時，王老師主要研究方向是個體理論與拍賣理論。同時也作了第一次經濟學的「實驗」，王老師認為，雖然實驗室不如真實的社會環境複雜，不過在一些控制好的條件下，其實人作出的經濟決策也可以說是真實的。

當時王老師與蔡紅兵教授用實驗的方法作一些賽局理論的研究，他們對於專家訊息傳遞的實驗結果，發現總是有一群會講真話，也有一群總是會聽從專家意見的人，所以就算利益衝突的情況再怎麼嚴重，總是會有正確的訊息傳遞出來（overcommunication）。於是進一步建立了一個把傳遞與接收訊息的雙方的心機程度區分出層次的修正模型「level-K」。如同社會上有不同層次不同種類的人，這個模型就可以對這種訊息傳遞的複雜狀況作出整體的預測。UCLA畢業以後，老師在加州理工學院作博士後，也是在實驗室裡面進行經濟學的研究。這期間，老師開始研究「眼動儀」測試受試者說謊的程度。研究團隊也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fMRI），來研究人的好奇心。

「這真的是經濟系嗎？」聽到經濟系在作神經科學的研究不免令人驚訝。一般人對經濟系的印象可能還停留在用電腦跑一堆經濟指標然後建立理論模型，並不知道現今經濟學家的研究方法這麼多元，實驗工具這麼有彈性。王老師笑說：「為什麼不呢？經濟學講效率，有好的工具可以有效率的作研究，就拿來用啊！」經濟學以前被稱作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到處去入侵其他的學科領域，但其實應該是各學科跨領域互相影響，拿其他學科的工具或是實驗方法來用，只要可以用、好用，並沒有什麼不好。

這跟王老師在加州理工學院可能有很大的關係。加州理工學院的經濟學老師們很多都在作神經經濟學、fMRI，運用神經科學的技術以及實驗方法來研究經濟學領域的主題。跟傳統的經濟學很不一樣。「我們還被我在UCLA的學弟叫作『魔教』！」王老師笑著說。

問到老師研究方向的選擇，王老師說完全是看興趣。例如拍賣研究，是因為自己上e-bay要標東西，發現為什麼連不需要專家資訊就可以購買的東西，像是電腦零件，還是會有到最後一刻大家才下標的情況。就嘗試尋找合適的經濟模型，來解釋拍賣網站的投標傾向。現在與國外學者合作進行的關於瑞典彩券的研究，也是因為覺得很有趣，用手上有的理論建立一個模型，然後測試模型在真實世界的預測力。

談到王老師數學背景，是否會擔心學生數學基礎不夠好，老師說他並不擔心這一點。「作實驗本身不一定需要數學。」而且他認為，第一流的個體理論經濟學家都有一個共同

點，就是很會「說故事」。像是擔任*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主編長達九年的經濟學家Preston McAfee，他每寫一個模型都可以說一個很好的故事，可以把很複雜、很困難的模型講得大家都聽得懂。所以王老師認為，要成為一個理論經濟學家，數學是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是要成為一個一流的理論經濟學家，關鍵是說故事的能力！

但老師提到，他比較擔心同學們的英文作文能力。為什麼是英文作文？王老師解釋，同學們在大學時代至少應該要學會怎麼寫一份好的報告，知道怎麼樣分析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指出問題的關鍵，並且提出可行的解決方案。這樣將來不管是要做研究，還是要去上班、當公務員，都大有益處。但是寫報告跟寫中文作文不太一樣，要把事情講清楚必須條理分明、講究論述的邏輯，而不僅僅是「起承轉合」。英文作文講究嚴格的線性邏輯，因此寫報告的能力用英文作文比較能夠訓練出來。

老師也提醒同學，大學雖然可以由你玩四年，但如果真的只是玩四年蠻可惜的。因為高中沒得選擇自己要學什麼，大學卻可以選擇。王老師舉自己在大學的時候修了一百六十幾個學分，鼓勵同學應該要善用這機會好好利用學習資源。讓「興趣」跟「好奇心」引領自己的學習與探索。

王道一老師推薦收看

* <http://www.mcafee.cc/Bin/Growth/growth.html>

Preston McAfee 刊登在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上面的第一篇文章，可以看出 Preston McAfee 有多會說故事。

* <http://www.hss.caltech.edu/~mcafee/> 則是 Preston McAfee 的個人網站。



2007年國發所國際交流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所

李鵬副教授 來台任客座訪問

■採訪撰稿 馮忠恬

任教於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李鵬副教授，於今年四月二十五日到五月二十四日，於台大國發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客座訪問，隨行者還有一位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的博士生黃俊凌同學，面對這次的客座訪問，在即將離開前，兩人特別接受院訊的專訪，談到了這次與國發所的交流經驗與客座收穫，提到了台大和廈大的不同之處以及他們對台灣的觀察。

建築有歷史厚重感，校風開放、自由

黃俊凌同學特別提及台大校園的美麗。「台大擁有許多日式古老建築，就像是廈門大學裡也有許多南洋加中國早期建築的融合一般，台大的建築，讓人覺得有歷史的厚重感，還有濃濃的學術味兒。」而這個學術味兒，在李鵬教授的觀察則是國際化與自由的校風。2002年是李鵬教授第一次參訪國發所，後來也曾陸續和政治、經濟系都有過交流，李鵬教授回想著：「走在台大校園，時常可以看到交換學生，廈大這樣的景象較台大少一點」。台大



●廈門大學李鵬教授

的交換學生經驗與國際交流讓他印象深刻。在國際化的另一端，李教授看到的是台大老師教學的認真與自由：「在這邊接觸到的老師，他們做學問都很認真，這裡有自由的學術氛圍，不同立場的學者可以一起討論，學術和自我價值是分開的，多數老師是沒有特定的意識形態，也不為特定的利益服務」。在他們眼中的台大，是充滿時間感又帶點自由味兒的地方。

台灣行新體驗：不同於媒體的建構，穩定、有秩序的中產階級

李鵬教授的專長主要是研究兩岸問題，來台灣的一個月裡，除了和國發所進行交流外，也到中、南部收集資料，他特別說到：「這次比較有機會可以一反過去只和政界、學界、商界人士的見面，而接觸了許多中下階層的民眾，包括鄉里長、農民、小學老師。他們熱情、有義氣，講的都是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有了較長時間的親身體驗，李教授對台灣有了和以往不同的詮釋：「如果不是我真的有到中正紀念堂看，我還會以為藍、綠的對立有多嚴重」（編按：中正紀念堂欲改為民主紀念館的抗爭事件），從前在中國大陸只能用報章雜誌、網路等媒體來建構對台灣的理解，在

來台灣一趟後，卻發現了媒體和現實之間的斷裂，無怪乎李老師會說：「來越久越發現，自己不了解台灣」，在中國大陸接收到的片面資訊遠不如親身體驗的深刻感受。

有別於李老師宏觀面的觀察，黃俊凌同學則是看到了日常生活中台灣和廈門的不同，他有個有趣的形容：「台灣像個白領中產階級，廈門則是個正在崛起的小白領」。台灣和廈門的硬體設施差別不大，但軟體部份台灣則領先，台北給人現代、開放的感覺，在硬體的部份都會有相應軟體的貼心設計，例如：台北101購物中心供人休憩的椅子、捷運手扶梯左側讓行人通行的習慣、馬路上多而不亂的摩托車，這些都令他印象深刻。

國際交流的目的，在於增進理解與溝通，並藉由互相的討論與觀看，激盪出學術、思想

上的火花。在李教授離開台灣前對國發所學生進行一場兩岸關係的演講裡提到：「走到現場才能去了解真實的狀況，走到台灣才能真實的了解台灣，理解台灣人民在想什麼？」這次的客座彷彿李教授對台灣進行的一場田野研究，也是國發所師生理解中國與觀照台灣的重要窗口。有時，藉由外在的視角，我們更能跳脫框架，看見不一樣的自己。

●廈門大學博士生黃俊凌同學



國家發展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

系列演講

■撰稿 張鎮驛

在浩瀚的社會科學領域裡，對於眾多的經典是否常常躍躍欲試，但卻感覺到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者，多麼希望能有專家學者系統性的幫忙進行導讀？甚至，希望能獲得專家學者致力畢生精力才有的寶貴心得？這些心聲就在國家發展研究所的「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系列演講可以獲得解決。國家發展研究所本「致力於社會科學科際間整合性研究」為精神，於95學年度下學期，承繼前幾個學期於哲學、政治、社會、法律、經濟與中國大陸研究等學科間整合研究的系列演講，在李炳南所長的推動與規劃之下，推出「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系列演講，邀請了各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性的演講，內容精采，受到高度的歡迎與肯定。

「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的規劃著重在能以十來次的有限次數，將哲學、政治、社會、法律與經濟等著名經典內容納入，而且更希望內容能囊括古今中外的經典，期盼能由這樣的內容交流裡，帮助大家激盪出不同的火花，提供大家更廣泛的思維與材料，因而，本次的系列演講不僅包含了在社會科學領域常見的西方著名經典，更涵蓋了道德經與史記兩部中國經典巨著。

95學年度下學期的演講由國發所張志銘教授與李炳南所長共同主持，並由洪謙德教授主講「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來開啟序幕，接著張旺山教授「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孫中興教授「涂爾幹的社會分工論」、黃瑞祺教授「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李明輝教授「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

與實踐理性批判」與「康德的永久和平論」、杜保瑞教授「老子道德經」、閻鴻中教授「司馬遷史記」、賴建誠教授「法國年鑑學派的布勞岱爾史學解析」、梁文韜教授「洛克的政府二論」、張志銘教授「盧曼的法律社會學」、林火旺教授「羅爾斯的正義論」以及張清溪教授「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部一部經典接序上場，師生們對於內容討論熱烈、大呼過癮，最後由楊世雄教授「馬克思的資本論」畫下句點。有同學更表示「這樣的內容叫我買一張2,000元的門票，我也願意」。

在意猶未盡之餘，國發所將更進一步於96學年度上學期推出「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二)」的系列演講，這次的內容將更為廣泛，從台灣、中國跨越到日本與歐美的經典，內容同樣涵蓋了哲學、政治、法律、經濟與社會，希望帶給大家更為精采的內容，與更多的啟發，敬請期待。本演講系列主要是以國發所碩、博士班研究生為對象，但亦對外開放，時間主要以星期三下午兩點至四點為主，有幾場會配合講者而改至星期一下午，詳情請參閱即將推出的系列演講海報，並熱烈歡迎本校教職員生有空前來共襄盛舉。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2007 學術演講：人文社會科學經典研究

日期	時間	講者	講題
3.14	14:00-16:00	洪謙德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enomenology of Spirit>
3.21	14:00-16:00	張旺山 (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	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3.28	14:00-16:00	孫中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Emile Durkheim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Society>
4.11	14:00-16:00	黃瑞祺 (中央研究院教授)	講題與批判：哈伯瑪斯的溝通行動理論
4.25	14:00-16:00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教授)	Immanuel Kant <Perpetual Peace>
五月份			
5.2	13:00-15:00	林保堯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老子 <道德經>
5.9	14:00-16:00	閻鴻中 (台灣大學歷史系教授)	司馬遷 <史記>
5.16	14:00-16:00	賴建誠 (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法國年鑑學派：布勞岱爾的史學解析
5.21	14:00-16:00	梁文韜 (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5.23	14:00-16:00	張志銘 (台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Niklas Luhmann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Law>
5.30	14:00-16:00	林火旺 (台灣大學哲學系教授)	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六月份			
6.6	14:00-16:00	張清溪 (台灣大學經濟系教授)	Adam Smith <The Wealth of Nations>
6.13	16:30-18:30	楊世雄 (政治大學哲學系教授)	Karl Marx <Capital>

演講地點：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二樓 (G-2) 活動教育中心 臺北古羅新館四樓 (G-4) 第五組門入口第一梯

聯絡人：周知慶 助教
聯絡電話：(02)2365-2119
活動網址：http://www.nid.edu.tw/public_html/main.php

· 新聞所 ·

台灣資深記者生命史 ——走過戒嚴之路

新聞所「報人史」專題

約 95年秋，新聞所展開了一個大型的結合理論與實務的計畫，由資深記者何榮幸先生（曾於2005年獲得曾虛白新聞獎報紙評論獎、吳舜文新聞獎新聞深度報導獎、卓越新聞獎新聞採訪報導獎；獲聘為新聞所2006及2007年度的駐所傑出記者。同時，他也剛通過新聞所兼任實務教師的聘任，已成為新聞所老師之一）提議，並與新聞所三位老師（張錦華、林麗雲、洪貞玲）共同企劃「台灣報人史專題」，針對走過台灣戒嚴時期的資深優秀記者，進行生命史的採訪計畫，在歷史的軌跡中，觀看資深記者們如何堅守新聞專業、爭取新聞自由、歷經人生轉折。

為了進行這個大型計畫，三位老師特別在上學期開設了「報人史專題」，這是一門三學分課程，一方面進行生命史採訪知識和技巧的講授，一方面由十七位同學和老師們一起對資深記者進行採訪，並在新聞所影棚

進行全程錄影、錄音。彌補台灣戒嚴時期歷史中所缺漏的新聞記者的角色。由於受訪的資深記者多半年齡較長，張錦華老師說道：「生命史的採訪是一個跟時間賽跑的過程」。而這些珍貴的聲音及影像將會由圖書館做數位收藏。

四位老師，十七位資深記者、十七位新聞所學生，投身於發展台灣「資深報人生命史專題」的理論與實務、過去與現在。他／她們的成果將逐漸呈現給學術界和實務界，包括預計將於十月出版《台灣資深記者生命史——走過戒嚴之路》專書，發表這十七位知名的資深記者的媒體生涯故事。同時，並預計在十月十三日舉辦一場國際研討會：「台灣解嚴二十週年——資深記者生命史與新聞自由發展歷程」，屆時將邀請日本、香港以及台灣的學者發表生命史研究論文。

下面是「台灣報人史專題」計畫召集人張錦華老師的專訪，聽她娓娓道出歷史與學術、歷史與新聞、歷史與實務的生命故事。

在歷史中尋找深度與典範

——張錦華老師專訪

■採訪撰稿 馮忠恬



●張錦華老師

問：報人史專題的發想過程？

張：主要有三個機緣，一個是因為有了教育部的追求卓越的補助計畫，新聞所設立「傑出記者駐所計畫講座」，邀請實務工作傑出記者駐所演講。2006年的駐所記者是中國時報記者何榮幸先生，他自己本身是台大社會系畢業，是學運世代的人，曾親身參與抗爭，爭取自由民主。是一位經歷戒嚴後期的年輕人，現

在也已經是一位優秀的記者。走到現在，對於從戒嚴到解嚴這段過程的親身經歷，也有蠻深的感觸。他也曾在前幾年做過一個回顧學運世代的專題，今年剛好是解嚴20年，他在我們所的演講時，提到了這個針對解嚴20周年做些深度採訪的構想。

另一方面，新聞所今年新聘了新聞史專長的林麗雲老師，也很認同這個專案的構想和價值，認為既可提供更豐富的新聞史素材，也可以進一步建構新聞史的知識。而我們另外一位新聘任的洪貞玲老師，專長是法律政策，也是一位長年投身媒體改革的老師，也很贊成。

當然，何榮幸先生及三位老師之所以願意參與，其實是因為我們有一群優秀的同學，他／她們多半對投入採訪寫作有高度的志趣和相當的訓練，可以來執行這個計畫。

於是，在種種條件和機緣的配合之下，才成就了這個結合歷史、新聞、和生命敘事的大型計畫。再加上何榮幸記者優異的媒體專業資歷，還要很關鍵的一個力量是，當基礎規劃完成後，我們幸運的獲得了徐元智基金會對此一計畫的肯定，並贊助我們一百萬元，終於讓這個計畫很順利的啟動。

問：報人史（生命史）在新聞上的價值？

張：台灣的新聞工作者雖然常受到很多批評，但事實上一直都有很優秀認真，並堅守專業價值的記者。他／她們的表現讓新聞專業成為一個另人尊敬和嚮往的領域。因此，任何一個專業都需要典範，但是，典範是在歷史中形成、粹練出來的，因此，我們必須回到歷史中，去找出這些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奮鬥的軌跡和聆聽他／她們的聲音。

戒嚴對新聞自由和民主都有非常大的限制，新聞工作者如何在那樣的環境裡追索真實、維護民眾知的權利，甚至冒著各種威脅，接受各種挑戰。這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就是這個計劃想要記錄的。坊間雖然爾偶可以看到一、兩個記者書寫生平的故事，但數量並不多。這個計劃顯然可以補足這個不足。

找到台灣自己的新聞典範價值

目前台灣記者或新聞界比較耳熟能詳的新聞記者典範，常常是國外的知名記者，如水門

案中的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他們的故事啟發了很多後學者什麼是新聞記者的角色？如何去抗衡政府的弊案？我們對於新聞工作的想像或理解，常是以這些典型案例作為時代的里程碑或典範。但是，我國的新聞史最有名的至今可能仍是抗戰時期的張季鸞，他如何樹立新聞工作不黨、不私、不賣、不盲的報業核心價值。但是戒嚴時期以來的台灣新聞記者，他們又是如何努力的在威權體制下，堅守新聞崗位？有哪些重要的事跡？什麼是他們的掙扎和遺憾？他們的這段奮鬥的歷程也應該留下歷史，不然很快就會被遺忘。

其實，每個時代都有困境，都有危機。也都有優秀的新聞工作者堅持理念、報導真相，維護自己的良知和民眾知的權利。相信這些生命故事，可以讓新聞傳播的學生和工作者，看到前輩是如何努力過來的，他們的成就或缺失為何？這在現在的媒體亂象中更顯得有意義，因為在這個商業掛帥的時代潮流中，有許新聞工作者感到迷失了方向。

●資深報人採訪



問：報人史（生命史）在學術上的價值？

張：台灣的新聞學術理論多數都是西方新聞學的理論。但若要發展本土的新聞學觀點，一定先要深耕本土的新聞脈絡和歷程，探索搜集我們自己的資料，再發展解釋框架，接軌國際的學術脈絡。我相信，台灣特殊的歷史環境，從戒嚴到解嚴所累積的歷史經驗，應該可以發展本土的詮釋觀點，深入解釋台灣的新聞媒體和記者主體的意義建構。

事實上，目前對於戒嚴時期的新聞媒體角色，大致上是很輕蔑的，認為戒嚴時期的報業是「侍從報業」，是黨國的御用工具，聽命於黨國意志。但是，我們能夠從威權走向民主，新聞工作者難道沒有任何貢獻嗎？一個時代的變遷，絕不會只靠某一群人的運動就可以改變的，社會變遷觸動的必然是方方面面的變遷。

因此，當時的新聞工作者難道不曾對抗、監督、質疑黨國權力的濫用嗎？在所謂的黨國媒體內的新聞工作者，他們如何面對新聞自由和監督政府的新聞價值？我們是否可以發展出不同的，或更細緻的解釋，將會是這個計劃的重要挑戰。

回溯戒嚴歷史，做出更豐富、有層次的學術詮釋

媒體具有建構輿論的影響力，它有時很保守，但也常扮演著時代的火車頭、先驅者的角色。我們的媒體絕不會只是「侍從報業」。當然在戒嚴那樣的環境下，媒體工作者也會扮演著維護國家安全的使命；但是，在國家安全和社會發展、民眾自由人權的衝突中，新聞媒體



●新聞所學生實作錄影

和新聞工作者，如何在不同層面和議題上發揮功能？我們認為必然得回到那個歷史脈絡中去發掘。

事實上，我們在目前已進行的生命史訪談中，已經發現，在戒嚴時期，新聞媒體扮演著不同層次的角色，例如：黨外媒體扮演的是衝鋒陷陣的角色、社會運動的代言人；但這卻不代表主控媒體（就是指社會中發行量大的主要媒體）就完全聽從於黨國的意志，主控媒體中也常有推動改革的發聲，暗中互相聲援，推動著社會往前走。事實上，有些黨外媒體記者或是稿源是來自主控媒體的。所以兩者其實不能直接二分。黨外媒體本身也有不同的類型。社

會運動型的媒體以鼓吹宣傳為主，對於新聞專業的要求就較少顧及，例如事實查證的工作就會受到質疑。但黨外媒體中，也有較強調新聞專業的，它們比較沒有經費，但卻有主控媒體記者暗中提供稿件。他們的專業也較能爭取到一般社會人士的認同。所以裡面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我們若能回歸到記者主體的層次，觀察人在其中的選擇和掙扎，扮演的角色和堅持的價值，我們應該會感動，會敬佩這些得來不易的努力。

因此，在學術上，我們希望能改寫新聞報業在戒嚴時的印象，而給它們更豐富、更有層次的詮釋。

問：剛剛提到，要回歸到記者身上，那是如何選擇受訪的資深記者？

張：我們從去年十月開始開會，除了由四位老師先提出一些選擇的依據和類型及人選外，我們也舉辦了數次的諮詢會議，邀請學術界和媒體界的專家學者，再提供建議。我們考慮的原則，包括不同媒體的代表記者（這次先選擇報業和政治路線記者為主）、哪些重要歷史事件的報導者（例如第一次的大陸採訪記者）等。同時，我們希望兼顧台北的和地方記者，以及性別。然後，我們才開始邀約。他／她們絕大多數都慨然允諾，並且對於這個計劃表示高度肯定。不過，也有少數人這次不能參與，有些遺珠之憾。

問：談談之後的出書計畫以及十月份的國際研討會？

張：預計今年會出兩本書，一部份是十七位記者的生命史，由新聞所同學從個別訪談資

料裡，整理出一萬至一萬五千字，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觀點來寫；基本上，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呈現。第二部份是導讀，將由何榮幸老師來寫，提供綜合的一些脈絡。

研討會則是對台灣戒嚴時期的新聞史進行學術反思。我們將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參與，除了本所林麗雲老師將發表論文外，也邀請到香港的李金銓、錢鋼、和日本的新聞史學者，相信會提供精采豐富的國際交流。

問：這個生命史計劃的開展到完成，帶給同學什麼樣的啟發？

張：台灣不太重視歷史，新聞傳播科系學生除了考試外，也不太重視新聞史。這個計劃，我們每個參與的學生都要做3至4次的親身訪談，並且整理正確的逐字稿和生命史撰寫。在訪談和書寫的過程裡，他／她們面對一個優秀的資深記者，走過複雜的政經媒體生態，停下來細心的回顧和反思自己的生命歷程和專業策略，都受到相當的感染。同學應該更能增加歷史的深度，而且學習到一種專業的堅持的精神吧。

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難題，要生存下去，也要完成自我在社會中更重要而永恆的意義！戒嚴時代的記者，雖然面對著龐大的國家權力壓力，但在對抗中也成就了一頁又一頁精采的生命故事。經驗是世代傳承的，透過這個project，相信同學可以深深感受到新聞這個專業的價值和意義。

經濟系 學術演講與營隊 集錦

(撰稿及照片提供：台大經濟系)

美國雪城大學 (Syracuse University) 經濟學系教授 Chi-Hwa Kao (高志華) 應台大經濟系、公共經濟研究中心與國科會邀請，於5月14日至6月13日來本系訪問一個月。高教授的專長在計量理論，文章發表於國外各大期刊，例如 *J. of Econometrics*、*Advances in Econometrics*、*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Econometric Reviews*、*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高教授於5月17日(星期四)下午1:30-3:00於台大經濟系演講，講題為：Asymptotic Properties of Estimators for the Linear Panel Regression Model with Individual effects and Serially Correlated Errors: The Case of Stationary and Non-Stationary Regressors and Residuals。

台大經濟營

2007年7月6~8日三天兩夜裡，來自全國各地有著經濟頭腦的高中生，組成各路商隊、行會，運用生意頭腦和天生的職業驕傲，為自己的行會爭取最大的利益。

經濟學是一門選擇的科學，來到台大經濟營的你，做出了一個 optimal choi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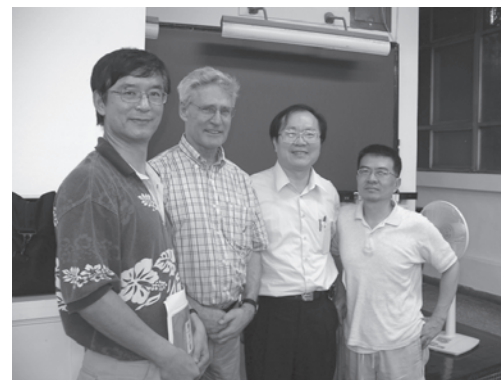
2007年暑假經濟學卓越研究營

2007/6/26-6/27

Robin Boadway 教授

Boadway 教授係加拿大 Queen University 經濟學系 Sir Edward Peacock 講座教授，研究專長為公共經濟學、教育經濟學。

他自 Queen University 取得經濟博士後，分別在 Royal Milit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與 Queen University 任教，1986年曾獲選為加拿大皇家學會的院士 (Royal Society of Canada)，並於1996~1997年擔任加拿大經濟學會會長。他目前是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National Tax Journal*, *Public Finance and Management*, *e-Jour-*





*Journal of Tax Research,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等學術期刊的主編或編輯。過去亦曾擔任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 Theory,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German Economic Journal* 等

期刊的編輯。

2007/7/2-7/3

Ronald Findlay 教授

Findlay 目前是美國 Columbia University 經濟學系 Ragnar Nurkse 講座教授，專長為國際經濟學。他於 1960 年自 MIT 取得經濟學



博士，1960 至 1968 年在 Rangoon University 任教，1970 年轉至 Columbia University 經濟學系任教，並於 1977 年榮獲講座教授頭銜。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國際貿易、經濟發展與政治經濟學。在他的學術生涯中，已出版將近 90 篇學術論文，4 本專書，以及編輯 3 本論文集。



Nobuhiro Kiyotaki 專題演講 “Credit and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ies”

Kiyotaki 教授現任 Princeton 大學教授，研究專長為貨幣與總體經濟學。Kiyotaki 教授 1978 年東京大學畢業，1985 年自 Harvard University 取得經濟學博士，先後在 Wisconsin-Madis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LSE 任教。Kiyotaki 教授在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Monetary Theory、Credit Cycles 等研究上均有原創性的貢獻。Kiyotaki 教授受臺灣大學經濟學系與公共經濟研究中心之邀，在 2007 年 7 月 15 日於台大社科院經濟系大講堂進行演講。

演講大綱

The main theme of the lecture is the role of collateral constraints on aggregate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idea is applied to the studies of liquidity, the use of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housing markets,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capital liberalization.

1. Liquidity, Business Cycles, and Monetary Policy
2. Household Life-cycle Choices, Housing Prices and the Aggregate Economy
3. Constraint on International Borrowing and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政治系

第四屆「系大郊遊」活動

師生熱情參與

■撰稿 楊可欣(政治系助理)

台 大政治系的「系大郊遊」活動，至今年已經舉辦第四次了。從最初二十多個人在清幽的太平山上，到這次五十多個人在溪頭吵吵鬧鬧。系遊提供了系上的同學們，特別是不同年級的同學，一個彼此了解、增進感情的機會。

我們的帶隊老師是公行組的江瑞祥老師，同時也是政治系學生事務委員會的委員長。每年郊遊的景點也是老師推薦的。老師在大學時期即背著包包，和他的朋友走遍全台，也難怪老師

對於台灣各處好吃好玩的地方這麼的熟悉！

老師常常跟我們說，系上能舉辦這樣的聯誼活動，大家要多多參與，更要珍惜這樣可以和學長姐、學弟妹以及老師們親近的機

會。畢業後，這樣大家再

相聚在一起的機會，便只是可遇

而不可求了。或許這就是大四的同學們，把這次系遊的機會當成了全班畢業旅行的原因囉！

今年溪頭的兩天一夜之旅，多虧社科院院長趙永茂老師以及溪頭管理處的大力幫忙，讓我們在溪頭受到了非常貼心的照顧。兩位專業的解說員，分別帶領



了兩隊的同學們，深入溪頭的各景點遊覽和探索。雖然大家走的路線，不外是大學池、神木、空中走廊、銀杏林等，但是路邊的植物、神木的歷史等，都是在解說之下大家才能深入的去了解。特別是「大花曼陀羅」，大家這次是非常的認識它了。有同學說：山上每個解說員都很愛講這有毒、長得像百合還是喇叭花一樣，輕量的可以當成毒品或藥品的大花！



晚飯後，大家跟著螢火蟲導覽團，到了後山看到了滿山谷的螢火蟲！部分同學，也結伴循著白天遊覽的路線，來一次夜間的探險。研究生們，則是跟著老師，在黑暗中玩著殺手遊戲。最後，大家童心未泯的玩起了仙女棒，給這樣快樂的一天做了美麗的結束！

兩天的行程中，大家不停的爬山爬山，最有趣的是「長青組」的較勁！我們這些生長在都市的小孩，受到科技進步的影響，導致我們的雙腳幾乎已經是拿來觀賞用的了。而這兩天的健行，一旦有人落後，我們便封他們為長青團的代表，表示他們年老力衰，身體差矣。當然，長青組最後就是這些天天窩在研究室為論文、報告奮鬥的研究生們！大學部的同學們，一路上是活力十足，笑聲不斷，還加上歌聲的助興。看著他們「青春洋溢」的身影，更是令「老人們」感到慚愧不已呢！



在回程的路上，大家都累了，歪歪倒倒的躺在椅子上看著電影打盹。雖然腳很酸，聲音也因為兩天的吼叫而變成了破鑼嗓子，但是我們並不覺得累。下次再和同樣的一群人這樣的玩耍，機會真的是渺茫無比了。在車上，大家多麼想跟司機大哥說，我們一路開去墾丁吧！



社工系

教授團隊榮獲

傑出社會服務獎

■採訪撰稿 蕭民岳

由本院社工系教授組成「一個捍衛孩童與家庭福祉」的服務團隊，榮獲台大校方頒發的傑出社會服務獎，社科院全體師生同感榮耀，特於本期報導此團隊傑出表現。

台大社會工作學系教師一向極為熱心於社會公益和社會服務，以維護社會正義、捍衛人的尊嚴與價值、和永續福利社會為目標。今年，以「捍衛弱勢兒童與家庭」為該團隊的服務主題，提出以助人專業知識為基礎，來實踐社會工作者幫助兒童與個別家庭的社會服務，捍衛弱勢孩童與家庭福祉，保障兒童與家庭的基本權益，並維繫社會的關懷正義的社工貢獻。在整體的社會結構改變上，則透過媒體倡導資源以更正義、更公平的方式進行分配，並且進一步參與政府政策，讓制度能夠更貼近需要幫助的弱勢族群；在即時直接的弱勢扶助上，藉由社工的助人專業，實踐社工知識於實務中，並且結合社工教師的多元專長，整合於社區服務中。

我們訪問了社會工作學系系主任王麗容教授，她向我們提到了社工系教授的特殊性。由於社工專業在台灣的發展上，不管是學術面、實務面以及政策面都需要更大的發展，而作為學院裡的教授，社工系老師們必須承擔推動社工專業在台灣深根發展的任務，並且實現社會工作對於社會的承諾。也因此社工系教師們不能自外於許多組織所希冀的協助，不管是NGO在組織的運作



與發展上，還是政府所進行的福利相關政策與制度的規劃，或是直接參與社區輔導及弱勢族群的扶助。

社工系團隊的具體事蹟，包括在學術研究上，辦理「兒童保護論壇」；在社區實務上，推動安康社區（貧窮社區）青少年輔導計畫案與外配家庭大樹培育計畫；在政策規劃上，推動青少年志願服務計畫，倡導國高中生投入志願服務計畫；在協助NGO上，多名教授義務性地擔

任各兒童、婦女、愛滋病防育、老人服務等基金會的理事，協助社福團體發展；在政策規劃上，協助政府部門研擬弱勢族群相關政策，促進社會福利的永續發展與社會正義的實現。

儘管在實務上如此深入參與，社工系教授對於研究與教學更是投入心力，舉辦許多學術論壇及研討會，並在課堂授課中結合實務經驗。正是由於社會工作學科的特殊性，使得社工系教授們不能只專注在研究中，而必須投入實務的參與，不管是直接參與扶助弱勢團體，參與NGO的運作與發展，也要提供專業知識幫助政府規劃政策。這些實務上的直接涉入，反過來促成社工專業知識能跟著社會脈動，特別是社工學科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也因此若僅在學院中鑽研文獻書籍，可能無法貼近社會弱勢的需要。進一步的，在教學上也由於實務的投入，社工系教授一方面能夠將最貼近社會脈動的知識與經驗傳遞給學生，另一方面也因此能夠帶領同學一起投入社區，從實踐社工專業中體會弱勢的真正需要。因此，簡單地說，在社工學科的領域中，實務參與是需要也必要跟研究以及教學結合，三者互相配合，相得益彰。

此外，社工系王主任也向我們提到，可能由於台大作為研究型大學，十分強調學術論文的生產，所以傑出社會服務獎實際上並沒有很受到學校的重視。儘管如此，社工系團隊仍認為必須努力爭取這座獎項，一方面肯定社工系團隊長年的投入，一方面也彰顯社會實務的重要。確實，從社工系團隊的實際貢獻可以看到學術研究亦須重視其他層面的發展，才能確保學術研究是貼近社會的急速轉變，也能在教學上讓學生掌握更實質的知識與經驗，最重要的還是能實現社工專業對於社會價值的承諾。

社會系

組隊參與

415護樂生 大遊行

■採訪撰稿 蕭民岳

樂生事件在今年四月逐漸受到國內外媒體大幅關注，起因於捷運新莊線機廠的需要，欲將日本時代1929年所建，至今存續近80載的樂生療養院拆除，而引發廣大輿論爭議。由於許多學生與民眾的熱心串連，終於引起了社會關注，更在今年四月十五號舉行「415護樂生大遊行」。這次遊行號召了許多團體與民眾紛紛加入遊行，台大社會系也組隊參加，師生們自行加工布條，在遊行中高喊「全面保留樂生院」的遊行口號。包括台大社科院其他系所、清大社會所的師生，也都在遊行的行列之中。這次遊行動員了將近千餘位民眾，使得拆除樂生院區的捷運工程暫時停止，待捷運局召開進一步包括文化價值評估會議，再行決定是否拆除。

樂生療養院成立於1929年，時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是台灣第一間痲瘋病隔離醫院。

當時對麻瘋病的知識缺乏，並且對於國家向上演化的強烈意識，當時政府對這類在外表上扭曲的麻瘋病人採取錯誤的隔離政策，強行將許多麻瘋病人從家中拖出隔離至各麻瘋病院裡。這項錯誤的政策一直延續到國民政府統治，一直到2003年，陳水扁總統才代表政府向這些一輩子都遭受國家權力蠻橫壓制的病友公開道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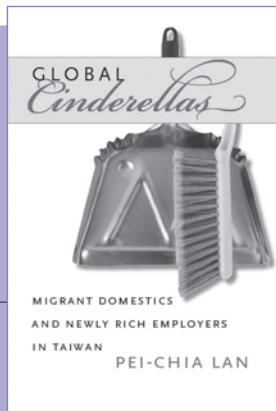
不過，政府並沒有因此比較看重這些病友們的生命。捷運新莊線機廠在幾經波折下，由地方民意代表協調選定樂生院區，儘管省衛生處表達過這些院民不適搬遷，學者亦表示有工程量超出當地生態能負荷的標準，捷運機廠仍於2002年開工，衛生署強制斷水斷電。樂生院民從1993年便開始有零星的抗爭，幾個文史團體要求縣府文化局進行古蹟審查，2002年學者進行古蹟會勘，肯定其古蹟價值，不過遲至2005仍未召開古蹟審查會議。隨著工程開工，有些院民被遷移至迴龍地區醫院，但仍留有一百多位院民於2004年組成「樂生保留自救會」，並且有許多文史團體，包括由許多大專院校學生組成「青年樂生聯盟」，與自救會持續抗爭至今。

如今爭議焦點已不再是古蹟與捷運的衝突對立狀況，而是在於文建會偕同文史專家與工程專家，在重視古蹟價值以及工程品質與進度的條件下，已經重新規劃新的能夠保留90%院區的捷運路線方案，而古蹟價值是當初捷運規劃時完全沒納入考量的重大錯誤。不過，此方

案在遞出兩天即被駁回，這使得希望院區能夠保留的自救會與許多社會團體無法接受。415樂生大遊行的訴求，便是希望文建會提出的保留方案能夠受到當局重視，主要訴求「政府承認機廠選址樂生院為錯誤政策，未來台灣之公共工程應徹底反省此錯誤確實尊重弱勢人權、生態保育與文化資產」。

社會系師生對於這個議題表達了高度的關心與支持，師生們自行製作標語組隊參加遊行，希望能夠聲援樂生院的阿公阿媽，並且讓政府正視這些公共工程無視弱勢與文化。社會系助理教授范雲表示，這些議題值得大家關注，而青年學生們的加入，或許能讓更多文化菁英知道並參與這些議題。此外，李明聰助理教授認為：「樂生問題其實凸顯我們對於何為『社會發展』的想像貧乏，許多人以為拆掉舊的蓋新的就叫發展，遊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傳遞出不同的經驗、感受、思考和對真正美好『發展』的想像。」

除了親身參加遊行，社科院許多位教授於遊行前五天，參與出資刊登半版廣告。由於樂生議題長期遭受主流媒體漠視，這種直接訴諸平面廣告的方式，一方面能讓樂生議題登上報紙版面，一方面也確保訴求能夠如實傳達給一般民眾。參與出資的師生包括社會系的吳嘉苓、李明聰、范雲、藍佩嘉、曾熾芬、朱政騏、周雅淳；社工系的余漢儀；國發所的周桂田、劉靜怡；新聞所的林麗雲、洪貞玲、張錦華；以及政治系的黃長玲。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屢屢獲獎

專訪 社會系 藍佩嘉教授

■採訪整理 蕭民岳

前言

社會系藍佩嘉教授 2006 出版了一本英文專書 *Global Cinderella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s and Newly Rich Employers in Taiwan* 榮獲多項獎項，包括 2007 年美國社會學會「性/別領域」傑出專書著作獎(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ex and Gender Distinguished Book Award)、荷蘭亞洲研究院兩年一度的亞洲研究國際會議書籍獎：社會科學領域最佳研究((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n Scholars Book Prize: Best Study in the Field of Social Sciences)、以及中央研究院 2007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本期特別專訪藍佩嘉副教授，請她分享她的研究經驗。

Q：為什麼會寫這本書？

A：這是我的博士論文，跟任何一個博士生一樣，那時腦筋裡想的只是好好寫完論文。我的興趣在性別、工作與全球化這些主題上，想當然的，這題目與此很相關，一方面是知識上的興趣，另一方面這題目也有其相當的政治意涵，所以一開始，其實沒有什麼特別個人上的理由。不過當我開始做時，我漸漸覺得這題目跟我在美國作為一



個外國學生的經驗有些呼應，關於遷移的經驗。我講個故事，這也是我在那本書的開頭。那時候我做完田野，回到芝加哥要開始寫論文，有天，我提著洗衣籃走到街角要去洗衣服，那裡有個白男人，看到我時忽然停下來，對著我說：“Do you know anybody who can take care of my mom?” 剛聽到時我愣住了，我不太明白他在問我什麼，而他看到我沒有講話，大概以為我不懂英文就走掉了。那次的經驗讓我有蠻大的震

撼，我開始明白，其實很多菲律賓人在台灣的經驗就是這樣子。菲律賓人來台灣跟台灣人去美國其實是個平行的關係，我們都一樣想往上流動，他們找到的經濟好的工作，我們是去學術核心國獲得文化資本。所以說，我其實不只是在研究一群「可憐的移工」，在某個程度上也映現任何族群在全球階層的相對權力關係下的社會處境。

Q：寫作這本書的歷程？

A：一開始就只是個研究生掙扎著想要畢業，想把論文做出來，畢業之後，開始有點信心，而之後投期刊論文也都蠻順利的，所以累積了一點自信。但是這時候你面臨的問題是，你開始被用另外一種標準要求。你進台大變成一個教授，要用教授的方式被評價，國內外學術圈有很多偉大的先進在那裡，所以，別人跟我自己都開始用另一種標準來看自己的研究成果，那時就變得非常焦慮。畢業前的焦慮是我能不能寫出來，而開始教書後的焦慮是我能不能做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剛回來前幾年，那時候是最嚴重的，一方面是生活有很大的變化，原本博士生時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寫論文，你只需做一件事，回來後變成開始要做很多種事情，我的個性比較適合專門做一、兩件事情，但沒辦法，就是會有很多雜事。客觀條件上已經讓你無法專心研究，另一方面又開始明白這個新的標準，要達到這些事情變得越來越困難。所以剛進來台大那幾年，就一直加班，大部分時間都留在研究室裡，因為時間不夠了嘛。我那時候想說多花一點時間就會做的比較好吧，可是也沒有，其實研究真的不是花了時間就一定能做出比較好的東西。

Q：寫書跟投稿期刊之間會衝突嗎？

A：在我的例子裡比較容易結合，每個人的論文結構不太一樣，有些人的論文是他所有章節都要一起讀，這種人就一定要寫書，他要拆成單篇文章投期刊都要另外去寫。那我的論文結構剛好是說每個章節都有點相對獨立的狀態，所以我可以蠻容易地就把個別章節變成一篇期刊論文。當然這牽涉到論文主題，這使得論文形式也有所不同。因為我的論文是這個樣子，所以對我來說投稿期刊比較是個過程。我覺得投稿期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好處是審查的過程，當然最後能通過刊出也是很重要啦（笑），審稿的意見有時候可能會比你指導教授給的意見還要詳細深入，如果很幸運的話。像我們研究不是常常說要跟誰對話嗎？那你也不一定認識他，可是當你去投稿的時候，你的文章可能送到他那邊去審查，所以這個人可以給你非常深入的意見，因為他就是跟你做類似研究的人，反而是指導教授可能只是做相關，不一定會剛好跟你做同一個主題。所以說，因為寫書那個過程太長了，如果你中間都沒有投期刊，你其實會蠻焦慮的，所以我覺得這中間的過程是蠻好的。當然，我也被拒絕過，可是我都覺得連那時候的審查意見也蠻有幫助的，我投國內期刊也沒有太不好的經驗，不過我覺得國內期刊比較大的問題是說我們學術社群太小了，比較沒有延展的效果。但另一方面，投稿期刊會出現很多額外的工作，坦白說學術工作真的很intelligent的地方其實只有一部份，常常只是在處理很細碎的事情，書目有沒有完整、引用有沒有疏漏等等，很多時候都在做類似學術女工的工作。

Q：之後還會以寫書作為一個階段目標嗎？

A：我覺得寫書還是蠻不錯的，不過出書的過程很漫長。國外出版社的程序很繁複，很多時間花在

等，一校、二校等等。我第一次拿書稿給他們出版社是2002，中間來來回回改了好多次，2005年書稿改完，這本書是2006出版，印刷生產過程就花了一年。未來可以的話還是希望做一個規模比較大一點的，花比較長時間作一個計畫，我覺得那是比較好的狀態。我比較幸運的地方在於我可以在同一個計畫上做延伸，我覺得很多人不管是自己是想要換了，還是是機構的壓力，就開始寫新的計畫，變成沒有機會把先前的研究細緻化。像國科會經費的申請就有點是逼著你一直去寫新的短期計畫，我覺得這就學術來講不是一個好的事情。我覺得一個計畫要花七、八年是個很合理的事情，一個專書規模的計畫的話。

Q：對於台大作為一個研究型大學的意見？

A：我們的行政手續太繁瑣了，我常常覺得對助理不好意思，本來應該要讓他們來學習研究的過程，可是沒有，他們都只學到報帳的過程，因為他們的工作時間報完帳後就沒剩多少了。報帳本來應該是個很簡單的工作，可是我們為了完成那些繁複的手續，我們重複地填著那些表。類似這樣子的事情，我覺得浪費了大家寶貴的生命，也浪費了很多會計室人員的生命。這真的是台灣的行政文化吧。我在美國當研究生或當研究員時也報過帳，非常的簡單，為什麼會有差別？我覺得他們基本的精神是不一樣的，我們整個報帳的設計就是要除弊，所以他們都把我們當小偷，他都覺得我們一定會買了機票而沒去坐那個飛機，我們一定會去那邊開會然後沒有發表文章，所以你要提出很多證明。美國的精神是說，反正你就是有這些資源，你要怎麼用就是你的事情，我也不管你，我要評量你就是你的研究成果。我有個朋友說，他拿了一個出國開會獎勵，然後他就填了非

常多的表，他就說這根本不是獎勵，這是一種懲罰。所以現在這個五年五百億，對我們這些社會科學的人來說，我覺得我們真正需要的不是錢，因為你給我更多的經費我就要花更多時間來填表開會，而其實我們最需要的就是做研究的時間，反而那些經費來佔據我寶貴的時間。你需要的是可以被靈活使用的錢，如果它不靈活，真的只是在增加行政負擔，在這點上，台大要發展成為一個研究型的大學，真的需要對研究人員提供更簡便的行政支持。

Q：得了這些獎有什麼感想嗎？

A：當然有高興的部分，你花那麼多時間做這個事情，你總希望得到肯定嘛！我的出版社很高興，這些獎可以幫忙賣書。我覺得是希望被看見，能夠讓比較多人讀這本書，畢竟這書也沒法賺什麼錢，這些獎可以讓更多人注意到這本書。而我自己看這本書，會覺得它是有些貢獻，但它也有很多缺點，它不會變成傳世的經典，它是一本line book，但它不是五十年後大家還會讀的書。我大概知道它做到什麼程度，有些沒有做到，但沒辦法，我現在的能力就只能做到這樣，在我能力範圍內做到基本上還不錯的東西。我覺得這本書讓不管是移工或台灣雇主的經驗，可以被同情性的瞭解，像現在有幾篇書評出來了，我看那些書評的內容，被肯定最多的就是這個部分，能讓這些主體的經驗被瞭解，並不會把雇主單純看成邪惡的剝削者，而能瞭解她們的結構位置與侷限，另一方面也不至於把移工視為單純的受害者，或是浪漫化她們的agency，我覺得這本書做的比較成功的是這個部分，能比較立體地理解人的經驗。

葉啟政教授 退休感恩歡送會

■採訪撰稿 蕭民岳

社會學界頗富聲望的葉啟政教授，將在今年光榮退休，結束三十年在台大的教學工作。社會系特於6/23假新聞所館舉辦退休感恩歡送會，邀請全台社會學界人士共襄盛舉，包括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中央研究院社會所皆派代表出席贈禮歡送。與會者有葉啟政教授的學生、多年學界好友、同事，多達23位上台致詞，場面溫馨歡樂，感人畫面不斷。歡送會最後，由葉啟政教授發表退休感言，提及自身生命如小水滴暗伏河畔，幸運未被歷史洪流淹沒，並期許後進學術工作者能反思西方社會理論，往建立台灣自身理論的方向前進。會後並設有餐會，供各界進一步向葉啟政教授表達祝賀與相互交流。本期院訊摘錄部份講詞內容，供讀者一窺大師風采。

葉啟政教授在1943年出生於新竹，求學過程歷經哲學、心理學，最終落腳於社會學，獲得美國密蘇里大學哥倫比亞校區社會學博士。回台後先進入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社會學系，後擔任中國社會學社理事長，之後在台大社會學系擔任教授至今。三十年學術生涯中，葉啟政教授畢生戮力扮演社會改革者與學院裡學術工作者的雙重角色，他也曾自嘆這是一種兩難的情境，在心靈上必然不斷折衝，但儘管如此，葉啟政教授卻在這兩面向都留下令人不禁恭敬的身影，曾獲得吳三連獎，以及台大講座教授等殊榮。



臨別前的告白 —— 葉啟政 (摘錄)

在歷史洪流裡，不論就時間與空間來說，我只不過是滄海一粟，或說是一顆小水珠而已。這絕不是矯情或謙虛之詞，因為，就現實機率來說，我相信，在座諸位中的絕大多數也像我一樣，都只是一顆小水珠。只是，對我自己，我不修飾地說出了這樣一個既成的事實，而對著各位，則是不得體地指陳著一項極可能體現之「殘酷」的機率事實，雖然發生的時間是在未來。

我這顆小水珠，或許，在過去，在太陽照射下，曾經顯得有點晶瑩，也放射出一點光彩，但是，總是不夠剔透，既光耀不了整條河川，甚至，縱然只是一個小小的水域，也無以熒爚，更別說有著創造歷史的壯舉或鴻志了。然而，或許，正因為是一顆輕輕附著在岸邊草叢中的小水珠，它不用擔心被整個時代的洪流吞食。它的微小與安身的位置，讓時代的洪流遺忘掉它的存在，這倒令它隨時可以保護住自己，安然渡過三十載。

擺在學術領域來說，這樣的自我表白，毋寧地是對著韋伯所說之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的一種另類詮釋，也是一種另類的對話。在我所理解的架構裡，學術做為志業的說法，乃是企圖讓大學教授對其生涯的期待走出無奈而流俗地向體制無條件屈服之「職業」角色所設定的慣性，而有著更深厚根植之文化性的自我期許與肯定。按照韋伯的意思，這是一種倫理性的說法，有著恢宏的心志意圖與心理期待的，然而，卻剔透出一種謙虛的態度，因為他並不強調大學教授一向自許之作為知識分子的強烈「使命感」，甚至對它還是質疑著。依我個人的見解，以去除「使命感」、或謂以對「使命感」質疑的態度來確立學術倫理觀，基本上是強調具自我反思與自我節制的戒慎修養態度，是一種美學的轉折表現，於是乎，倫理與美學產生了交集。在今天這樣一個如MacIntyre 在其著《德行之後》中所意圖指出的倫理被個體化的時代裡，這樣的交集無疑地有著更為特殊的意義。對我個人而言，三十年來，這樣企圖在倫理與美學之間謀求某種的統一，更是一再實驗、也是嘗試證成的生命目標。

對我個人來說，作為大學教授，尤其，處理有關人文與社會現象的教授，過多的知識分子的自我期許，就像韋伯在〈學術作為一種志業〉一文中對當時德國左派學者利用講堂來宣揚馬克思主義所意圖表達的，縱然其意圖是深具良意的，但是，在知識的傳遞過程中，對純潔白淨的下一代，容易產生危險的潛越影響。基本上，這容易冒失地扞格到「嚴守分際而不具煽動蠱惑作用」的基本倫理要求。三十年來，我一直以此引以為戒，期盼自己能夠克盡良知地把自己所知的知識忠實地傳遞給下一代，而不至於誤導。當然，我沒有把握我自己是否真正做到了，不過，卻是小心翼翼地努力過。

再說，作為一個教員，尤其是在大學任教的教員，我更是把這份工作當成是進行著一項藝術創作與表演來經營。我一直認為，一個教員就是一個演員，一上了講台就像一個演員上了舞台一樣，要儘可能的把這齣戲演好。對演員來說，重要的是透過戲碼、演技等等把自己的人生經驗表現出來，讓觀眾能夠分享著感受、開展著想像與醞釀著思想，或者，至少讓他們感動一下而對生命有著進一步的憧憬、啟發與感應。在演戲的過程中，任何以帶著濃郁而厚重的使命感企圖影響、乃至左右著觀眾（甚至其一生），尤其是成就社會的改革，當然是一項偉大的革命事業，只有自稱正統的左派知識分子才做這麼的打算，儘管這或許是西方近代知識傳統最重要、也是最值得尊敬的一個歷史成份。然而，這絕非一個強調美感的演員所必然期望的唯一作為，況且，在絕大部份的現實狀況裡，他也是做不到的。

一句話：作為一個演員般的教員，我的自我期許不多、也不大。在我的眼中，戲劇原是屬於美學的，好看，就好了，看了，回味個兩、三天，可以，多了，反而不美，帶來過多的負擔，甚至是一種道德性的罪過。

接著，我要利用這個機會來表達的是，能夠以在大學教書與寫作做為一種職業，對我，毋寧是上蒼恩賜的幸運機緣安排，更是讓我得以有機會細細而安心領略生命脈動的特殊際遇，也有了條件經營一種自己



屬意的特殊生命態度與生活方式。在以平民做為歷史主體的時代裡，讓自己能夠享受過去之貴族才有的悠閒生活，當然是一種殊遇。我不避諱地說，選擇這樣的一種自認較為安適的生活方式來安頓自己的生命，正是我所以選擇教書生涯最重要的工具理性考量因素。我求的只是有著可以對日常生活從事一種「閒人」形態之藝術經營的機會。這樣說，或許，褻瀆了大學教授這樣一種職業角色的神聖意涵，更有著知識分子不應當有之自私心的餘慮，但是，長期以來，這卻是我自己真實的感覺，更是對生命確立意義的一種自我定位。對此，我得感謝台灣大學、也感謝整個社會的體制，給了我這樣奢侈的機會，使得我能夠做了三十年的閒人，尤其，做了一些與治國濟世無關的閒事。

或許，今天的台灣不能再自稱是一個邊陲社會了，特別就經濟的角度來看，但是，就學術發展而言，我一直認為，我們還是一直讓自己處於邊陲的地帶，幾乎絲毫沒有力圖突破的跡象。大批學生留洋念學位，自不用細說，留在國內唸書的，所修習、熟悉、關心、感興趣的，也幾乎完全是西方的，不管它是來自美國、英國、或者歐陸。這樣的情形，三十年下來，基本上，並沒有明顯的改變，事實上，也沒有改變的有利條件。我們的學生與老師們談的與想的，依舊是一面倒地向著西方社會學的學術風潮傾斜、移轉，只是，由結構功能論相繼地變成韋伯研究、馬克思主義、世界體系論、批判理論、年鑑學派、結構主義、後結構主義、文化研究、而至後現代主義與後殖民主義等等。或者，由統計量化的實證研究而至形形色色的所謂「質化」研究、網絡分析、制度分析等等。林林總總的改變之中，卻有一樣是不變的，那就是切緊跟著西方流行的主流學風走。話說回來，對邊陲社會的學者來說，能夠緊跟著西方的潮流走，還

算是上進、跟上「潮流」的「前進」作為的，不是嗎？

不過，在怎麼說，在這樣的學術潮流的推動下，我們的學術研究成果既無法有效累積，自然更沒有蔚成傳統的可能。顯而易見的，一旦一個學術體本身所經營出來的知識既無累積、且絲毫沒有形塑傳統之跡象的話，它自然說不上有何吸引人需要特別予以注意的道理。情形淪落至此，說來，都是幾十年下來之所有為師者的責任，錯不在於學生。相反的，在此情況下，西方具龐大、悠遠、細緻之傳統、且不時有所自我批判與創新的優勢知識體系，對我們的學生（尤其，好學敏思的學生），自然有著無比的吸引力，他們因此選擇與西方學者的思想或研究議題對話，自然也就可以理解與預期了。

總而言之，在我所經歷的歲月裡，三十多年來，台灣社會學的研究基本上沒有明顯之具有蔚成獨特知識傳統的累積成果，始終是處於「開創」期的階段。在我的觀念裡，對一個處於「開創」階段的學術領域，作為老師的，只是扮演著「過河卒子」的角色，基本任務乃在於鼓勵學生有著多元的領域發展、深厚紮實的學術底蘊，尤其是對居優勢之西方學術傳統有著一定深度與廣度的認識。就在這樣的認知基礎上，三十年下來，對學生的論文寫作，我也就一直是扮演著簽字「背書」的角色。說真的，我並不喜歡這樣的角色，也深以這樣的作為而惴惴乎的，然而，現實上，我卻一直就這麼被牽引做著。不過，有一點我卻是相當受用的，那就是：從你們學生身上，我學了許多，這還得感謝在座諸位的。話說到此，我以為，經過三十多年來的發展，特別是自我反省，台灣的社會學界已慢慢有條件可以走出與西方學術亦步亦趨的現象，而走出自己的路子，在此，我以此勉勵在座諸位。這是我作為社會學者一輩子的心願，期盼在座年輕一代的諸位能夠代我完成。



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介紹

經濟系碩士在職專班緣起

隨著臺灣經濟環境快速的變遷，為滿足產官學界對專業經濟知識的需求，臺大經濟系特別開設碩士在職專班，以期藉由培養嚴謹的邏輯推論能力，突破傳統的思維模式。

根據《天下》雜誌所做的「最佳研究所調查」結果，擁有三十六位博士專任教師的臺大經濟所，其堅強、龐大的師資內容，不但使臺大經濟所在該領域的學術聲望遠遠領先其他學校，在此調查中，其學術聲望的得分，更高居各研究所之冠。

從去年起，專班在新學年暑期中就開授先修課程，包括個體、總體與計量。今年起，研一必修的個體、總體與計量，從原來每學期2學分，增為3學分，並增加一節實習課。本(96)學年度起入學的專班生，其畢業論文與畢業證書上，都將註明「在職專班」字樣。這些改變，是我們希望堂堂正正打出專班的名號，用實力向社會證明專班的品質。

九十六學年度開授課程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授課教師	時間
價格分析一	3	必修	張清溪	正課：六 9:00 - 12:00 實習：六 8:00 - 9:00
所得與就業理論一	3	必修	許振明 / 謝德宗	正課：六 14:00 - 17:00 實習：六 13:00 - 14:00
經濟實證與預測一	3	必修	駱明慶	正課：五 18:30 - 21:30 實習：五 17:30 - 18:30
專題討論一	2	必修	張清溪	五 17:30 - 19:20
金融機構管理	2	選修	謝德宗	五 19:30 - 21:20
產業經濟與政策分析	2	選修	陳正倉 / 林惠玲 / 鄭秀玲	六 10:10 - 12:00
臺灣經濟政策專題	2	選修	吳中書 / 朱雲鵬 / 何志欽	六 13:30 - 15:20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預定)

課程名稱	學分	必/選修	授課教師	時間
價格分析二	3	必修	李顯峰	正課：六 9:10 - 12:00 實習：六 8:10 - 9:00
所得與就業理論二	3	必修	毛慶生	正課：六 13:00 - 14:00 實習：六 14:00 - 17:00
經濟實證與預測二	3	必修	林建甫	正課：五 18:30 - 21:20 實習：五 17:30 - 18:20
專題討論二	2	必修	張清溪	五 17:30 - 19:20
公共政策專題	2	選修	宋玉生	六 13:30 - 15:20
財務管理	2	選修	林建甫	六 8:10 - 10:00
中國經濟研究	2	選修	張清溪	六 10:10 - 12:00

學生感言

經濟學 —你是我的眼

■陳祈典

- 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二年級
- 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
新莊稽徵所稅務員

「你是我的眼，帶我領略四季的變換；你是我的眼，帶我穿越擁擠的人潮」這首「你是我的眼」是最近暴紅的一首歌。我想，念了臺大經研所 EMEA 之後，應該也是有這種感覺吧。

唸經濟學有什麼用處呢？總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吧。人家讀法律系可以考張律師牌，讀會計系可以考會計師牌，對於行走江湖多有助益。經濟系呢？感覺像是兩手空空騙吃騙喝的道士。而這個世界對經濟學的嘲諷也不曾停歇，例如「10 個經濟學家會有 11 種意見」、「大談供給與需求的鸚鵡也可以是經濟學家」，或是「流落荒島的經濟學家在大家千辛萬苦撿回幾個罐頭後冒出一個最不濟的提議『讓我們先假設有一個開罐器』」等等。

在我看來，學經濟最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思考問題，而且是有邏輯的切割分析問題。厲害的醫生看見病人的些許病灶就知道可能罹患的疾病，經濟學家就像是社會的醫生，透過經濟數據、模型架構為這個社會把脈論診。在公司的治理上，經濟學也可以幫助公司尋找未來的方向。例如前世界先進總經理蔡力行毅然放棄自行研發

重返校園的喜悅

■陳香君

· 臺大經研所在職專班一年級
· 德盛安聯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協理

DRAM，改走晶圓代工，帶領了世界先進起死回生。台塑集團介入汽車與電漿電視的生產都一敗塗地，但轉向上游的原料開發後就苦盡甘來。這些決策的背後都有嚴謹的經濟推論。

當然，如果您和我一樣胸無大志，不想為國家社會的未來發展操煩，也不想知道大老闆賺錢到底是因為他冰雪聰明還是純粹走狗屎運。那經濟學可以幫助您在菜市場討價還價，在公司的升遷競爭中增加一點勝算，轉到第四臺那個帶你住套房的老師時可以批評一下他的理論基礎不夠。「你可以跑不贏劉翔(奧運金牌得主)，但你不可以跑不贏CPI」您也可以很自豪的告訴老婆這句大陸順口溜的意思。

臺大經研所在國內經濟學界獨領風騷數十年，有幸置身其中一窺堂奧，這種感覺大概就像是成棒選手突然進入美國大聯盟，興奮與緊張不在話下。在這裡，我們聽到日本美食電視節目「料理東西軍」特別來賓必勝祕技、海盜在爾虞我詐中如何分到最多鑽石？經濟發展如何發生？為何非洲沒有經濟發展？阿扁總統在競選連任時有作票嗎？為什麼我們要認乾爹乾媽而不認乾叔叔乾舅媽？許多議題都是趣味盎然。剛發生的重大財經事件老師馬上會提出來與同學討論並作評論，原本躲在報紙某個陰暗角落的新聞突然就鮮活了起來，成為一整天腦海中跳躍的思緒。

心動嗎？在這個「培養獨立思考、不人云亦云」喊得震天價響的時代，加入臺大經研所 EMEA，您就跨出了第一步。

睽違校園 11 年後，總覺得能讓自己在困境中重新獲得力量的就是校園與書本，而這個多年來重回校園的理想終於在 2007 年的臺大經研所碩專班實現！

碩專班的先修課程在仲夏的七月展開，提前和班上每一位同學相處，我真切感受到大家在工作多年後重返校園的堅持，對追求學問的渴望更是表露無疑，無論身在臺南或是臺中，一路驅車趕來上課，到了課堂上仍舊神情專注，認真求知，這樣的氛圍，在工作職場上是難得一見的。

林建甫教授引領大家進入計量經濟學的殿堂，這是一門很多人在大學時期就深感恐懼的學科，但林教授的一句「數大便是美」，讓我對計量經濟學的恐懼減輕許多；在線性迴歸方程式的章節中，我常想如果很多經濟事件(變數)都能找到一個彼此的關係，或許將能有效降低經濟生活中不必要的成本與浪費。經過幾週的課程，我似乎距離計量經濟學更近了一些，這只是一個開端，但我相信未來會更美好的！

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總體經濟理論，像帶著面紗的妙齡女子，是我最喜歡接近的學科，卻又在每一次接近後都有不同的體會，至今從未看透……謝德宗教授總是用幾筆簡單的線條就勾勒出總體經濟下家計單位、廠商單位及政府單位的需求與限制，醍醐灌頂般的能量，我在謝教授的課堂上真切感受到了！

李顯峰教授的個體經濟學，是最讓我魂牽夢縈的！談到獨佔市場是否都能獲得獨佔利潤(經濟租)時，老師的提醒才讓我驚覺，即使再有天份的人，沒有獲得市場需求，就沒有經濟租！今年最 In 的話題人物—星光幫，星星的光芒是需要有黑夜的襯托才會更形光亮，而歌迷們的需要與認同就是為星光幫打造一個黑夜布幕。

二個多月暑期的碩專班課程只是一個開端，而我已領略到臺大經研所的殿堂之美，更感受到林建甫教授、謝德宗教授及李顯峰教授的學術涵養，即使要和體力與時間長期抗戰，碩專班同學的拼命精神也不容許一個人倒下，Let's keep going!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ewsletter

100台北市徐州路21號
886-2-23519641